

萨真人得道咒枣记 明 邓志谟

序

人心径寸尔，念善则仙品，念不善则凡品。仙凡岂蹊径哉？别在自撤藩篱而已。萨君，五代时人品，蜀西河编籍，昔仙矣。究其自琐琐一刀笔吏，既且易业轩岐，业犹未底三昧，更为法派者流，间关品味，非以时日计。顾志有所慕，利莫之疚；念有所专，欲莫之荡；神有所独注，险阻莫之沮，此其心纯然。古澹然者，虽儒之仲尼，释之牟尼，相伯仲也。是以功盖六幕，泽流九地，出入幽显，亭毒民物，天部乃陟之隶天枢。嗟！嗟！萨君何尝咽月华、茹日精、咀沆瀣、烹黄煮白、洗髓伐毛为耶？是不过事心焉耳。吾故曰：仙凡非蹊径，在自撤藩篱。藩篱撤，则克念圣；藩篱未撤，则罔念狂。仙之与凡，固人心管钥之欤。余暇日考《搜神》一集，慕萨君之油然仁风，摭其遗事，演以《咒枣记》。咒枣云者，举法术一事该其余也。是非徒为仙家阐玉笈，亦将为修心者尊神明矣。若以兹为不根论，簧鼓域中，佞甚也，则吾岂敢！则吾岂敢！

竹溪散人题，时万历癸卯季秋之吉

第一回 总叙天地间人品 萨真人前身修缘

诗曰：

秋光去也又逢春，乌兔忙忙似转轮。始信功名为外物，看来富贵若浮云。逢乐地，莫伤神，人生容易发边银。闲来试说当年事，且看仙家萨真人。

粤自浑沌初分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戴天履地有人。天、地、人，此名为三才。然夫人之生，林林总总。内中有王侯、公卿、大夫，且不要说他以外为士的也有，为商贾的也有，为行旅的也有，为医的也有，为阴阳地理的也有，为相师的也有，为卜者的也有，为工人的也有，为渔樵耕牧的也有，为琴师画师的也有。这些人品哪里数得他尽？但见一日之间万死万生，只是有一等戒行纯洁，不曾浊浪爱河，不曾流漂欲海。修着心，养着性，完着精，固着神。得长生不老者，此便叫做神仙。神仙住在何处？飞升之后尽在三十三天之上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一重天外一重天。重重天上有神仙。神仙自是凡夫做，特恐凡夫心未坚。

此一部书，却单单说神仙一事。当原先五代时。有一人姓萨名守坚，蜀西河人也，奏名真人，做了一个神仙，上帝敕令领了天枢之职，出入在通明殿中，玉皇驾下，与张天师、许真君等为了一个同僚，与三官四圣等为了一个班辈。普天之下哪一个不晓得这位仙人？然天上的神仙岂容易做得？盖由他修缘三世才得到这样地位。萨真人一世前身却是怎的修缘？

当初，只是做一个屠宰，姓吴名成，年少之时力气方刚。你看他杀着牛、宰着猪、刷着羊，手段方便，就有如庖丁解牛的手段，又有如朱评漫屠龙的方

法。一日或杀牛一头二头，或刷羊三只四只，或宰猪五圈六圈。他就是阎王殿前一个速命的刽子，畜产类中一个催死的无常。年登三十，杀生害命也不知其数。一日，行至学馆，只闻得书声琅琅，念道：“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。”喟然叹曰：“予此生误矣。”遂改弃前非，再也不去杀牛，再也不去宰猪，再也不去刷羊。每日清晨早起，只是烧一柱香，念几声佛，写着几句警句云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恶不报，日子未到。”又云：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”至花甲将周，乃以疾终。寿终之日，无常们先押至东岳府，见了天齐仁圣大帝。仁圣大帝以这个吴成前半世为屠宰，后半世念佛修行，不可令他经过地府，就写上一道公文迳递到冥府阎君处，道：“吴成三十年前屠宰杀戮众生，三十年后念佛修行，改恶从善，还要过轮回否？”阎君即道：此人已迁善改恶，即是好人。着令他不须到阴府来罢。”只命着二个引魂童子引在好地方处，富人家出世，使他一生衣食优游，三百庄田人百谷，清水鱼池大厦屋。那引魂童子引着这个吴成却投梁州地方姓陈的人家出世。此是萨真人第一世修缘的前身也。

却说萨真人第二世的修缘前身，姓陆名右。上也无兄，下也无弟。单单的享祖父一分家财，尽好受用。田地虽不连阡陌，亦有数百亩。负郭的膏腴钱虽不至贯朽，亦称得个腰缠十万贯。绣屏前虽没有十二金钗，亦有一妻并一妾。出入更仆，其食也不患乎无鱼，其出也不患乎无车。夏则衣以细葛，冬则衣以轻裘。虽不是大富翁之辈，却也尽做得个不求人之户。他人到这样地位，那一个不思量淫欲？或是偷韩寿之香，或是窃萧郎之玉，或是跳张生之粉墙。惟有这个陆右老老实实。一日，在庄子上居住，有一女娘，年可十七八岁，只见：

翠眉分八字柳叶，朱唇缀一点樱桃。娇滴滴文君面，细微微小蛮腰。袖中伸玉笋那指头儿纤纤嫩，裙底露金莲那脚踪儿步步娇。真个是，赛过昭君马上拨琵琶，秦女楼头吹风箫。

这一位女娘归宁母家，行至一所庄前，疾风暴雨顿作。那云黑黑的似泼墨，那雨大大的似倾盆，那电轰天划地就如那激荐福碑的雷，那风摧竹折木就如覆吴江舟的风。那女娘无奈只得投庄子上躲避一回。只说待雨过之后就行，岂知那个雨自午时落至黄昏方才止息，及女娘欲去则路上黑懂懂的，只得在陆右庄上住宿。陆右见这女子不曾吃饭，又叫庄人宰一只鸡，炊一碗饭，又煮些甚么肴撰，这一位女娘口里吃饭心里思想，暗想道：“这一位君子恁般殷勤，今晚毕竟要寻思着我，我不若先把此意思对他。”言谈之间，就与那陆右亲亲密密一般。至饭后，陆右道：“小娘子，这庄上只是一个庄人，庄人有个妻子又在娘家去了，不然，安顿你与他一间歇息。今日男女同居，却有许多不方便处。”女娘道：“这不打紧。”陆右道：“此处只有两个正房，别处铺盖又不整

齐，难教小娘子别寝。你只在我床上去睡。我又作区处。”那女娘见了这个陆右，人物也是后生，却又俊俏，春心儿早已动了。只待他同寝，就思量握雨携云，做一个邮亭一夜之眠。岂知这个陆右是个志诚之辈，效着关云长秉烛达旦的大节，剔起灯亮，吟有一首诗，云：

礼法昭于日，纲常重似山。谨防男女欲，莫溃圣贤闲。卓氏虽云美，相如未可言。人生须猛省，打破念头关。

却说那女子上睡床，解却香罗带，脱下红袖袄，睡在红罗帐里，不觉的花心动也。时二更时分，禁不住欲火，翻来覆去，说道：“君子，你同来这里睡罢。”陆右道：“男女授受不亲，尚且不可，岂可以同寝乎？”那女娘见这个君子只管在灯儿下坐着，似没有惜花之心，乃复披衣而起，说道：“君子，妾今日此来，实非淫奔之女，却是天赐良缘。留宿贵庄，一见君子温润如玉，妾实爱之。君子何不与妾身贴胸而睡，交股而寝，两意和好，如鱼游春水之乐乎。”陆右道：“此事不可，小娘子是良家女流，自有丈夫。小生是故家儿子，自有妻室。小娘子要与小生们交好，怎忘得自己丈夫？小生要与小娘子交好，怎忘得自己妻室？此事决不可为。”女娘道：“妾今日来的不巧。与君子交好，人也是讲的，不与君子交好，人也是讲的，兀不是混离不分，鲢共鲤也？”陆右道：“真处还是真，假处还是假。独不闻：‘水清方见两般鱼’乎？”那女娘见这个陆右辞严义正，无如之奈，至天明辞去。此却不在话下。谁知陆右这一点好心，土地之神就申闻上界天曹并下界地府去了。

此却不打紧，又一日，陆右在后园之中，亲自锄地栽花。刚刚的掘着一窖金子，约有五百余两。陆右道：“吾家资已裕，何必更求羨余。此全须济人之贫乏者。”于是，把那窖金子掘将起来。次日，在十字街头广行表施。只见那些鳏寡孤独的，纷纷而来，塞满街市。陆右以其该舍一两的舍一两，该舍五钱的舍五钱，就把那五百两的金子一霎时表得罄尽，岂知，又有些破子、又有些瞎子、又有些驼子，跛的脚儿不方便，瞎的眼儿不方便，驼的背儿不方便，一步作两步而行，一里作两里而行，刚刚的到着十字街头，金已表散尽矣。陆右却着令家童们在自己家中取过五十两金子来添表，方才周完溥遍。那些受惠之人，人多口多，哪一个不说声“陆右官人好阴鹭”，哪一个不说“陆右官人好心肠”。岂知这众人的声气，上达玄穹，下达幽冥。阴司又把一场善果也记上文簿去了。

却说陆右享年六十五岁，遂终正寝，寿终之日，无常们先带他去见东岳仁圣大帝。仁圣大帝以这个陆右在庄上逢女子共处不萌邪心，园中拾金五百两散给贫民，不可令他经过轮回，遂写了一角公文，递至冥司说道：“如此如此。”阎君令赏善罚恶二司细查文簿，果有二项事迹，遂说道：“此人见色不迷

· 见金不取。大孽障关头彼能摆脱，再更一世须作神仙。但要经历多故，看他戒行何如耳。若戒行皆严，即归正果。”于是，回一角公文迳到东岳府投下。叫仁圣大帝不消起解陆右来至阴府，只着令引魂童子引至阳间出世。备尝世故。便作神仙。此萨真人二世修行的前身也。但不知此一回做神仙何如，下面分解。

第二回 萨君入衙门为吏 萨君为医误投药

却说萨真人前身，既以二世修行，此复跟随着引魂童子来至蜀中西河县出世。时有一萨姓名如望者，妻曹氏，夫妻多种善根，年三十无子。曹氏遂心懐三年，忽一日身怀有孕。因与夫昼寝，梦有一飞凤集身，则见：

九苞贵异，五采辉煌。九苞贵异饮乾坤灵秀，五采辉煌焕天地文章，俨乎若虞廷之瑞，恍然比岐山之祥。漫说非梧桐不栖，非竹实不食，且看入奇梦而集，应昌期而翔。凤兮凤兮，览德辉而下之，凤兮凤兮，展羽翼而高扬。此凤呵，乃萨门兆兹仙胤，非秦楼乘被萧郎。

曹氏既梦此凤，言于夫君如望。如望亦说道：“余亦有些梦，此分明应一好子。”十月将期，只见大大的杜仲，小小的人参，萨员外却着令刘寄奴把乌头上取吊了金银花，乳香前解下了海带，将大肚皮揉了几揉，则见麦门冬大开。须臾之间，产下个丁香子来。如望夫妇不胜之喜，乃取名守坚。但见子之生，聪明天姿，颖异夙成。及为童，善读书，读的书，满腹藏，万卷一目下十行。又善写字。写的字，铁画银钩势，龙盘虎卧形。又善吟诗。吟的诗，咳唾落九天，随风生珠玉。又善作文，作的文，龙文百斛鼎，笔力可独扛。萨君既有这样学识，分明是一个神童，人皆谓：“取青紫如拾地中芥，决科第若摘额底髭耳。”岂知阎君欲试他戒行，多致变故。不想，他年方九岁，父先殁，母继死，丢得个萨君无父何怙？无母何恃？茕茕孤独，就如那失哺鸦雏，咿咿哑哑真可怜悯哩！

及稍长时，衣食且不给。忽遇上司明文，着各县耆老保取子弟俊秀者，充取农吏。西河县的耆老就保了这个萨君。萨君辞之不可，只得就县中应役。萨君虽是个仁厚之辈，然应役不打紧，若金在吏房管些文书也好，金在礼房管些祭祀及迎送各官的下程也好，金在户房管些钱粮也好，金在工房管些工匠造作等事也好，金在兵房管些军丁也好，偏偏的当着刑房。一入了这个刑房，出罪入罪，不得不使些机巧，弄些刀笔。一日，有一人夜入马厩，盗出骏马一匹。时新雨初歇。马主于次日清早跟寻着马踪踪迹，约行有二十余里，直在一人家寻出，就投明地方，送到官府。人人说道，此盗马之人毕竟是一个徒罪。盗马之人诉说，逸出之马是他收留的是实。官府命刑房查究，盗马人只得哀求萨君脱罪。萨君为他辩别，做一张申文说道：“既有盗马手段，岂无匿马机关？此

马或系逸出，属某人收留是实。”只此数语，就说开盗马之人清清白白。官府遂将马主反坐。怎的叫做“反坐”？告人徒罪，自己得一徒罪是也。又一人，有一虚舟，无人看守，被一人顺流盗去，改造一舟撑驾。刚拆舟之际，被舟主寻见，经投地方，就将一纸状词告道：“其人夜至三更，鸣锣击鼓劫去客船一只，分散货物，遂将其船拆板，改造他船。”官府准理，审定“某某劫去货物，未至杀伤人命，减一等而问，拟以免死充军。”其人只得哀求萨君，洗脱军罪。萨君为之辩别，禀明于官，说道：“客船既载货物，岂无二三人看守？彼夜鸣锣击鼓劫船，人若走脱，即该喊叫两岸居民救护；人若走不脱，毕竟被贼人斩杀。今只告劫去客船，分散货物，并不言舟中有人，此虚船可知。以虚船为货船，以顺流取去为劫去，此不情之词。”你看，萨君为此人带了这几句不打紧，官府即明明白白超豁其人无罪，反把告状人反坐，拟以充军。此却不在话下。又一男子与一妇人相交约有三年，情甚密。后，其人又别交一女子，此的是新情既密旧爱遂疏。那前相交的女子却又不忿，屡屡的间阻其人，不要他到后交的女子家去。岂知恩多成怨，爱多成仇。那女子说男子一句，这男子亦说女子一句。那男子骂女子一声，这女子亦骂男子一声。那男子受不过，呕气激得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就将那无情的拳头老狼的脚尖把个女子推倒在地，打了数十下拳头，踢了数十个脚尖，活活的把那女子打死。此正是“痴心女子负心汉，从前恩爱反为仇。”那女子的丈夫自外而回，只见这个妻子被人打死，说道：“此不是别人，是奸夫某打死。”遂控告于官。时，里邻亦皆指证，女子死之日，有奸夫某果自伊家而来。官府即将其人拟以死罪。其人哀告于萨君，脱他的死罪。萨君即禀白于官，说道：“某既与女子交好，有交股贴胸之情，决无弄拳举脚之事；有握雨挂云之态，决无翻天覆地之惨。这女子性命，该非已成奸者打死，必未成奸者调戏不从而打死之也。”上官见此申文，遂豁了其人死罪，止以奸拟。反以亲夫告之不实，问以，“不合兼以卖奸罪”加之。此正是萨君弄刀笔处。忽一日，闻得问徒的死于站驿，问军的死于边塞，其夫问卖奸的活活气死。萨君乃大悟，曰：“吾活人一命又陷人一命，生此杀彼，是诚何心哉？”乃托以“下乡安辑地方”之故，遂弃了刀笔功名，逃往外邑，再也不敢回来。

萨君既不为其吏，又思“医道者乃是个仁术”，遂买了甚么神农的《本草》，王叔和的《脉诀》，又买了甚么孙真人的《肘后方》，尽皆看熟。于是，扮了一个医人的模样，则见他：

业轩岐所传世之业，心天地所生物之心。究一种病根，必兼着望闻问切；诊三部妙脉，思识着虚实浮沉。祛痼活瘫，要如何如何用奇方妙剂；回生起死，思怎的怎的使法灸神针。爱苏耽泉涓涓清涵橘井，慕董奉花簇簇红满杏林

。遇疾时，却想着济其民利其物；投药处，更期取补着阳滋着阴。鸣世欲传医国手，满腔都是活人心。

萨君既行医道，只见仁心洋溢，妙药如神。也医好了几个哑子可以发言，也医好了几个瞎子可以复视，也医好了几个驼子可以伸腰，也医好了几个跛子可以正步，也医好了几个五伤七病之病，也医好了几个左瘫右痪之症，也医好了几个小便大便闭塞不通，也医好了几个心气胃气疼痛不止，也医好了几个钉前的钉前、钉后的钉后疔疮根，也医好了几个坠左的坠左、坠右的坠右膀胱肾子。萨君既恁般高医，人皆称羨，说道：“这样医士，乃扁鹊重生，卢公再世。”岂知“愚者千虑必有一得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。”一日，有一个男子病了大虚弱之症，遍身烧潮。此只好一服十全大补汤服之，他偏然下了一帖表药，一表即死。又一女子系产后潮热，这分明是些滞血作梗，去了这些滞血，自然好了。他偏然下了一帖大补之药，补住了那些滞血，其女子即死。又一小儿，病惊风之后暗不能言，此分明是虚弱宜补。萨君且说道：“此痰迷心窍，通之即愈。”因投了一服硝黄的通药，那小儿即死。萨君误此三命，拊膺大恸，仰天叹曰：“医道之难明，若此也。”既而又道：“‘三折肱乃为良医’，吾学此医非折肱来也。”又道：“‘医不三世不投其药’，吾学此医非世传业也。”遂投其药包于波，又付其药书于火。自怨自艾，乃吟诗一首云：

生意可磋鸠样拙，为医为吏两无功。吏非习正偏为狡，医不通明总属庸。药剂误投如鸩毒，笔刀轻舞胜矛锋。伤心最苦生灵命，一度思量一恨冲。

萨君既如此悔恨，且曰：“吾将复习何业以盖前愆？”既而自思。修道之人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吾不若出家修道，忏雪前非，方免轮回之苦。萨君举此一念，此正是成仙根本处。且看后面分解。

第三回 萨君秉诚心修道三神仙传授法术

却说萨君既弃了医术，为一个道人，头上戴一幅道巾，身上穿一领破衲，腰间系一条麻绦，脚下着一双芒履。一入着玄关就悟些仙诀，以人生皆为此个皮囊牵缠受害。皮囊是甚么东西？即血肉躯也。人只有了这个包囊，便沉滞欲海，漂浪爱河。岂不是牵缠受害？萨君因唱个《叹皮囊谪语》云：

这皮囊，多窒碍，与我灵台为患害。随行逐步作机谋，左右教吾不自在。筋一团，肉一块，系缀百骸成四大。有饥有渴有贫穷，有病有灾有败坏。要饭喂，要衣盖，更要荣华贪世态。使我心上不得闲，为伊始下来生债。细思量，真难耐，招引群魔难禁戒。滋生五鬼及三尸，长养八邪并六害。屎尿躯。脉血聚，看来有甚风流处。九窍都为不净坑，六门尽是狼藉铺。堕三途，沉六趣，盖为皮囊教我做。如今识汝是冤家，所以教予生厌恶。问明师，求便路，得法方能自回互。只为生从爱欲来，欲心数尽无来去。断欲心，要坚固，休恋皮

囊自失误。淡饭粗茶且给时，其馀更复生贪妒。主人公，休慕顾，识取其中玄妙处。内隐一颗大神珠，昼夜光明常显露。不拘言，难词诉，耳不能闻眼不觑。不空不有不中间，晃晃明明无定度。养皮囊，要纯素，纯素之中生解悟。忽尔心中解悟明，皮囊变作明珠库。放光明，遍法界，内外相通无挂碍。照见堂堂出世人，端严具足神通在。也无罪，也无福，也无天堂并地狱。一朝摆脱这皮囊，自在纵横无管束。也不来，也不去，来去中间无定住。荡荡巍巍烁天虚，谁能更觅成佛处。

萨君叹罢了《皮囊谛语》，又以为人心莫测，操则存，舍则亡，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，乃口里又念不住的《心经》云：

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思（想）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净（尽）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。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死有恐怖。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即说咒曰，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埵呵。

却说萨君精心修行，又以为万法总归一，无师孰与传授？此时闻得江西广信府有个张虚靖天师，江西建昌府有个王方平，江西九江府有个葛仙翁，这三人皆道法高妙。萨君欲自蜀而下，先至九江谒葛仙翁，由九江往广信谒张虚靖，由广信过建昌谒王方平。合此三人为师，叩以妙道。

时乃桃红柳绿，出了九溪十八洞，又过了巫山十二峰，负着些碎米粟，迳来龙虎风云会的山，欲学取火炼丹也。只见他晓行夜宿，跋涉驱驰。行过了几多春水渡傍渡，又行过几多夕阳山外山，方才出得个峡口。时精神困倦，却在亭子歇息片时，忽见有三位道人而来，一位称“靖道人”，一位称“平道人”，一位称“翁道人”。此三人正是乃张虚靖、王方平、葛仙翁也。因见这个萨君诚心慕道，远来叩己，于是三人共议，就在半路之中传他妙法，刚刚的来至峡口亭。萨君见了这三位道丈，仙风道气，潇洒离生，连忙起身说道：“列位道丈，贫道稽首。”三道人亦连忙答礼，说道：“道丈休怪。”萨君遂问道：“三位道丈高姓贵名？贵地何处？”张虚靖道：“吾乃靖道人。”王方平道：“吾乃平道人。”葛仙翁道：“吾乃翁道人。俱系江西人也。”靖道人乃问着萨君：“道丈尊姓贵名？何方人氏？”萨君道：“贫道乃蜀郡西河人也，姓萨名守坚。”靖人道：“道丈来此，今欲何往？”萨君道：“将往江西之地，去谒张虚靖、王方平、葛仙翁三师，叩以道法。”靖人道：“虚靖

，吾之道友，今已死矣。”萨君骇然，遂问道：“虚靖师既死，王方平师还在？”平道人道：“吾正建昌人，与王方平为邻，今方平亦死矣。”萨君又骇然，即问道：“张王二师既死，葛仙师可在么？”翁道人道：“葛仙翁又系吾之道友，亦死多年矣。”萨君闻得三师俱死，乃仰天叹息，说道：“某无缘至此也。”遂潸然泪下。靖道人道：“道丈不必悲伤。今虚靖虽死，虚靖之子现袭天师之职，道法亦高。吾与之有旧，吾今写有书信一封，正欲托人附去，今莫若付之与君。君往谒之，必当传以道法。”遂就袖中出书一纸，付与萨君。萨君领讫，乃问道：“此去江西信州，路有几许？”平道人道：“云山叠叠，江水泱泱，好远哩，好远哩。”翁道人道：“道丈此行路途之间多用盘费，吾教汝以咒枣之法。”萨君道：“怎么叫做咒枣之法？”翁道人道：“但念动咒语，其枣自然大颇如梨。一日但咒九枣，每食三枣，则有一日之饱，更不消食（餐）烟火食也。”遂教以秘语，令萨君如此如此咒之，说道：“羊角羊角，鹿卢鹿卢，奄呵哞呢叭缚轰。”萨君依教而行，果然袖中默有枣子，但见此枣呵：

斐斐素华，高高赤色。脆若食饴，甘如食蜜。磊落比韩嫣金弹丸，甘甜例楚国赤萍实。孝表于思亲之曾参，廉传于去妇之王吉。曼倩因精于射覆固尝猜以来来，萧鞅为投以赤心岂不报以战慄。

却说萨君得咒枣之法，拜谢翁道人不尽。平道人道：“翁道人既传萨君以咒枣之法，吾无别授，今有棕扇一把可以治疾。一扇热退，二扇凉生，三扇毛骨竦然，其病即愈。且其扇又可以返卒死之魂，但人有暴死者，若未过花甲，从身上贴有几个符录，用此扇扇之，其人即活。故又名返魂之扇。”萨君道：“此一棕扇，焉得如此妙用？”平道人道：“此棕非别地所生，乃须弥山一石崖之上所生，历有数千劫。不知饱餐了上天几多雨露，熬过了岁寒几多霜雪，却是纯阴之质，乃天地间一宝贝。昔吾师虚无道人采来造成此扇，故有如此妙用，吾今传授于子。”遂又教以两道符录，萨君拜而受之，不胜感佩。靖道人道：“我三人同遇萨君，二君既有所授，我亦有生平法术当吐露之。”乃教萨君以“五雷大法”，教道他心内存神，口中呵气，手上运诀，脚下踏罡，遣雷神驱雷将，打动了五方蛮雷。又教他：亥为天门，在天门上起天火；坤为地户，在地户上起地火；卯为雷门，在卯上起雷火；戊子上起霹雳火；巳午未上起太阳三昧真火。运的雷轰轰烈烈，有惊天震地之势；起的火炎炎赫赫，有烈山燎原之威。以此法驱邪邪灭，慑祟崇伏，这便叫做“五雷法”也。萨君又拜谢不尽。

却说三道人既各授法于萨君，遂相辞而去。萨君不胜怏怏，但不知所传之法厥后验与不验何如，且看下面分解。

第四回 萨君沿途试妙法萨君收伏恶颠鬼

却说萨君既领了三道人之教，一路而行，将其法运用，果皆应验。怎见得应验？萨君一日至郟阳地方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不觉的腹中饥馁，乃咒枣而食。用袖张之，果然其枣卒至。也不知是从天上落下来的，也不知是从地中涌出来的，也不知是鬼神送将来的。萨君取三枚食之，腹即不饥。

又行至襄阳地方，只见有一人家督促匠人做那送死的棺木。萨君问道：“做此棺木何为？”有一人答道：“吾父病重将欲死，故备此棺木待之。”萨君道：“何不请医人救活？”其人道：“服药多矣，并无效验。”萨君道：“吾为汝治之。”乃出其棕扇扇之。果然，一扇则热退，二扇则凉生，三扇则毛骨俱竦，其病即时愈矣。其人遂伏地而拜，说道：“吾父蒙活命之恩，天恩难报！”萨君忙扶起之，说道：“济人利物，乃我出家人本份，何必拜跪。”既而，其人又持白金十两奉谢萨君。萨君道：“吾出家人，无用此银之处。”竟不受而去。

又行不半日，忽闻得哭声甚哀，哭道：“少年儿，少年儿，曾参不能养曾皙，颜路反为颜回悲。”萨君闻之，此心徒然，说道：“此必丧子者哭也。”遂至其家，只见一老者，乃问曰：“老翁，恸哭为甚？”老者道：“吾五十岁始生一子，今才一十九岁，卒然而死，吾老无所终，是以悲哭。”萨君道：“令郎死几时矣？”老者道：“气绝未久。”萨君道：“既如此，老丈不必悲哭，吾能活之。”遂往死者身上贴了两个符录，用棕扇一挥，但见死者忽然转动，不一时复起。其父抱之大哭，说道：“吾以为父子不能相见矣，今何幸返魂乎。”既而问其子：“汝何能返魂归来？”其子道：“吾刚才去至冥司，忽有两使者追赶，说道：‘快回去，快回去。’既而觉得两腋风生，遂从使者飞身转来。”其父乃指着萨君，告于子曰：“此是这位先生救汝之功也。”于是，父子们双膝跪下，叩首再拜。萨君见这个老者跪拜，亦连忙答礼，说道：“汝吾父辈，请起，请起。”那老者复谢以金帛，萨君道：“吾出家人，何用此等财物，请还之。”遂相别而去。

一日行至武昌地方，又闻得哭泣之声，哭道：“少年夫，子则幼，妻则单，如何舍得归九泉。”萨君闻之，此心怆然而悲，遂至其家。只见一女子年可二十二三，姿容雅淡，泪眼长流，正是：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。萨君问道：“小娘子，恸哭何为？”那女子拭干双泪，说道：“吾夫才二十三岁，今不幸而死，抛下幼子今才五岁，留下妾身伶仃孤苦，妾是以哭之。”萨君道：“尔夫君几时死的？”女子道：“死未久，只数刻也。”言罢又哭，萨君道：“小娘子，不须悲噎。尔夫君死既未久，吾能活之。”乃往死者身上贴了两个符录，用棕扇一挥，死者忽动，不一时复苏。你看那少年夫妇，妻子见

了这个丈夫死里回生，丈夫见这个妻子眼中流泪，相抱而哭。此一哭更凄惨得紧，说道：“比翼鸟险被猛鹰分矣。”既而妻问其夫：“你怎的还魂转来？”其夫道：“吾已去到奈河桥边，将欲过之，又愁凶险，正踌躇间，忽见两使者卒至，执予之手，说道：‘转去，转去，’言未毕，只见两腋下清风忽起，故飞身而回。”时萨君在旁，其夫曰：“活君者，此先生力也。”夫妇遂双拜倒于地。其夫谓萨君曰：“先生，再生父母也。”萨君道：“此虽是吾之活汝，亦是尔夫妇宿缘未断。请起，不必下拜。”夫妇感萨君之恩，以为无物可报，其女将戴的首饰、穿的衣衫酬谢萨君。萨君道：“济民利物，乃吾出家人本等的事，岂用谢为？”乃还其首饰衣服，相辞而去。

萨君又行至九江地方，只见一人家，有一男子被魍魉鬼所迷，其人即颠魔起来，头上不戴帽子，身上不穿衣服，脚下不着鞋袜，赤身裸体，逢屎吃屎，逢尿吃尿，且动辄抱住人家的妇人作耍。其父母锁链于家，将桃枝柳棍乱打，自天光打到晚，身上并无痕迹，也不晓得疼痛。至晚，又开了锁链走出外去，其父母提得回来锁上加锁，链上加链，拘系于重门之内。次晚，又开了锁链并开那重门封锁，又走将出来。其父母无奈，只得请法师治之。乃着令家童们去请得一个法师，那法师就带有师兄师弟共有五人同来助法。时洋洋自得，内有一人云：“法师先生，这个鬼好凶狠哩。先生可要用心一分。”法师道：“吾法最高，吾法最妙，曾翻倒赵公之坛，曾打破晏公之庙。这样妖怪，消得我几多本事？”于是，立了两座高坛，一个法师正坛，一个法师副坛。那两个法师各炼了一团的火罡，吹起师角，吹的呜呜响；摇动师刀，摇的令令声；就召起五倡之神，五郎之神。只见那正坛的法师头顶着一个火碗，这副坛的法师手里拿着师鞭，同着那三个护法的师弟一齐拥护，进到颠鬼房里。只见那个颠鬼仰起头儿就相似猢狲之精，睁开一双眼睛，就相似金眼猛兽。那正坛的法师大喝一声，他也大喝一声。那法师大喝两声，他也大喝两声。那正坛的法师激得个红生脸上怒发心头，就将那所顶火碗“扑宠”一声打将过去。那颠鬼用口一吹，倒把那火星爆转。那正坛的法师到不曾烧得邪精，却把自己的头发眉毛烧得焦焦的。那正坛的法师无奈，遂吹动师角，招集猖家之兵，大助法力。不想被那颠鬼将手一剔，那师角就虚空的高高悬起，再也不曾下来。正坛的法师大怒，遂将师刀砍去，又被那颠鬼将手一撇，那师刀又高高的虚空悬起，哪里下来得。正坛的法师栽了一个筋斗，要打翻天关、摇动地轴，不想被那颠鬼用手一指就吊在东边。那副坛的法师见这正坛的法师被颠鬼吊了，却把那手中师鞭打去，也被那颠鬼将手一撇，仍旧悬在虚空。只得栽一个筋斗，翻天关、摇地轴，救将这个正坛法师，不想又被那颠鬼将手一指，又把这个副坛法师吊在西边。你看，这两个法师吊得丁丁当当，众人看之，又不曾见有绳索

，只是悬空的吊在那里。吊了这两个法师不打紧，那颠鬼又弄些手法，把手儿撞了几撞，两个法师的头儿也撞了几撞，把手儿开了几开，两个法师的头儿也开了几开。这相似甚的？就相似吊起了两个擂槌，撞一下又开，开一下又撞，一开一撞，一撞一开，好耍子哩。这三个护法的师弟见了这正坛、副坛被颠鬼吊起，却都惊慌了，筋斗也不敢栽，火碗也不敢打，连忙的走出坛前，敲起令牌，说道：“天之将，地之兵，火之师，雷之神，庐山老母，茅山真君，五猖五郎，火速来临。”言未毕，只见那个颠鬼出来，把着那护法的，左手提一个丢在左边，右手提一个丢在右边。却又弄些手法，左边的头上着力一按，右边的头上着力一擦，就相似千斤杀压了一般，那里还会动哩。只有一个护法的，见了这个势头不好，慌慌忙忙走将出去。众人看的皆拍掌大笑，笑道：“好个翻倒赵公坛的法师！好个打破晏公庙的法师！法师到不曾赶去了颠鬼，倒被恶鬼赶去了法师。”那法师却也顾不得人笑，只管连跑，连跑刚走得两里路儿，遇着萨君。萨君问道：“法师，何忙忙然走也？”只见那法师气儿喘喘的说道：“那一村有一个人家，人家有一个颠鬼，我兄弟五人同去治他，不想道两个被他吊起，两个被他压倒，只有我一个不曾遭手，我从来不见这样的狠鬼。”萨君道：“你且转去，我代汝驱之。”那法师摇一摇头，说道：“老先生莫总承。那颠鬼口口声声要摆布我五个，五个之中只进出我一人，你要去正好凑数。”萨君道：“我的法不比你的法，只管去。”法师道：“我的法也高，只是这个鬼精又高我几倍。”萨君道：“你此去还敢转来么？”法师道：“鳌鱼脱了金钩钩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”遂逃窜而去。好一个萨君，闻得那些法师被邪鬼吊的吊、压的压，怎的不去救？一个生灵，好好的颠了，怎的不去治？遂独自到那颠鬼之家。果见其人发蓬蓬、眼黄黄，赤身裸体的。又见了两个法师高吊在虚空，两个法师压倒在地上。遂登了法坛，存了神，息了气，将掌心运动，运了东方甲乙木雷公，西方庚辛金雷公，南方丙丁火雷公，北方壬癸水雷公，中央戊己土雷公，又起着天火、地火、雷火、霹雳火、太阳三昧真火。只见雷有声、火有焰，雷有声惊天动地，火有焰灼物烧空，须臾之间，那火部雷司就把那颠鬼擒下。那颠鬼双膝跪下，叩头磕脑，说道：“仙师饶命！饶命！”萨君道：“你是何方鬼祟？好好招认真情。”颠鬼道：“我乃本村魍魉之精，三十年前搬财运宝，阴富这个人家。这个人家感我恩惠，年年供祭于我。今六、七年来并不曾酌一杯淡酒，烧一陌纸钱，是以小鬼不忿，因此为灾作祸，望仙师见饶。”萨君道：“据汝此说，罪非全在尔身，主家亦有责。我今令尔主家，仍如前祭。尔须要改行自新，勿得再如此为灾作祸。”颠鬼道：“再不敢了。”萨君道：“汝可放下两个吊的法师，扶起两个压的法师。”须臾之间，只见那颠鬼将手东一指，西一指，那两个吊的自虚空中缓缓的落下。又将

手里左一剔，望右一剔，那两个压的自平地上徐徐的起来。不一时，又落下师角，又落下师刀，又落下师鞭。法师收讫，乃一齐拜谢萨君。不在活下。

却说这个邪鬼退了其颠，人就复了真性，不胜惶愧，连忙去梳了头，戴了帽，穿了衣服，着了鞋袜，亦来拜谢萨君，说道：“多蒙先生活命之恩。”萨君道：“汝有此灾，亦数也。但魍魉之鬼先年既得他阴护，自今以后再不可缺他之祭。”其人领诺而退。其父母感萨君之德，具银礼酬谢。萨君不受，但说道：“那四位法师为汝家此事受了一场的老大亏苦，谢他一谢便是。”其父母依萨君之言，酬谢礼毕。萨君遂辞了其家，迳往广信府来见天师。且看后面如何。

第五回 至上清见张天师参符录奏名真人

却说萨君治了魍魉之精，迤迤而行，来到江西广信府贵溪龙虎山。这一座龙虎山，果是一所福地。但见：山脉是迢迢递递的峰峦，流水是弯弯曲曲的河道。左边列的是蜿蜿蜒蜒的青龙，右边绕的是端端正正的白虎。山上腾起的是缥缥缈缈的祥云，洞前凝结的是氤氲氤氲的瑞霞。栽的松是苍苍翠翠的古松，种的竹是猗猗森森的劲节。飞的飞，舞的舞，是烨烨采采的紫莺；啖的啖，叫的叫，是昂昂藏藏的白鹤。芳的芳，菲的菲，是奇奇异异的琪花；柔的柔，软的软，是萋萋茸茸的瑶草。有三十六宫，宫宫的焚着馥馥芬芬麝脑龙涎；又有七十二观，观观的吹着啾啾哑哑凤笙象管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云拥芝房饱俗氛，琪花瑶草四时春。结庐高处无人到，夜半新鸾栖绿筠。

上清宫的景致，今且不提。萨君乃袖着靖道人一纸书札，迳来拜叩天师府。只见这天师府景致尤妙尤妙。门外有几湾流河，清清湛湛，地生成罗带；河外有数叠好山，嵯峨峨峨，天开的画图。朱楼突突兀兀，高逼云霄；画阁虚虚明明，平分日月。萨君进着头门，只见头门上有对联云：

麒麟殿上神仙客，龙虎山中宰相家。

萨君进了头门又到二门，只见二门之上亦有对联云：

红云拥白鹤归来，即此地便是人间洞府。瑶草并琪花生出，更何方别求海上蓬莱。

萨君既进了此门，连登了几个阶级，遂至天师府堂之上。一见天师就叩头下拜，说道：“贫道自西蜀而来，途中遇有一个靖道人，言与真人爷爷有旧，寄有一纸书在此，伏望收下。”天师叫当直的接过了那书，命萨君退于廊下。遂拆书一看，只见是父亲虚靖的笔迹，遂放声大哭，不觉的就惊动了母亲元君。元君慌忙的走将出来，问道：“我儿何为恸哭？”天师乃将父亲之书递与元君，元君惊道：“此汝父之笔也。”亦放声而哭，既而问于天师：“此书从何处得来？”天师道：“适才一道人寄来。”元君道：“道人今在何处？”天

师道：“今退在廊庑之下。”遂命人呼出问之。萨君见了元君，遂拜伏于地。元君问道：“尔从何处得此纸书来？”萨君道：“贫道蜀西河人氏，慕虚靖天师的高风，兼慕建昌王方平、江州葛仙翁三仙的道法，远来相叩。来至峡口亭，遇着三位道人，一人是靖道人，一人是平道人，一人是翁道人，言虚靖天师及王葛二先生皆死，三位先生各传贫道法术。此一封书，正是靖道人所寄来的。”元君道：“据尔所言，平道人乃王方平，翁道人乃葛仙翁，靖道人乃虚靖天师也。”萨君一闻此言，始骇悟，说道：“信然，信然。假若不是三师，焉得所受之法，咒枣枣来，救死死起，驱邪邪灭。”元君又与天师道：“且看尔父书中之语何如？”天师乃细念一遍，其书云：

父字达吾儿知之。吾尸解矣，遨游玉京，非死也。尔母子不必恟焉。尔袭天师之印，须尽乃职，克继尔祖仙风，不坠法教，吾所深望，勉之，勉之。蜀西河萨君，远叩于吾，吾与王方平、葛仙翁二仙，各以一法授之矣。尔当复与之佩参宝录，奏名真人，使其法愈显扬，此仙派之光也。吾所遗宝剑，可将一剑付之。来书无有别语，吾儿体念。

天师读罢父书，元君与天师曰：“尔父既然有命，为萨君奏名真人，尔可遵而行之。”天师谓元君道：“敢不如命。”元君遂退归香阁，萨君拜而谢之，此不在话下。

却说天师奏名一事，引了萨君同至三清殿上。怎么叫做“三清”？乃是“上清真境灵宝天尊”、“玉清圣境元始天尊”、“太清仙境道德天尊”，此三清乃道家之祖，故上清宫建有此三清之殿。时天师到了三清殿上，命着众道官们：提点官、知炉官、知盘官、表白官、写札官、奏乐官及一千道士之流，焚起了氤氲氲氲的香，点起了嵯峨煌煌的烛，燃起了灿灿烂烂的灯，打起了丁丁东东的鼓，撞起了嗡嗡煌煌的钟，吹起了嘹嘹亮亮的笛，品起了咿咿哑哑的笙，又敲动了金钟、击动了玉盘、打动了云箏。天师披了法服，戴了法冠，手执象笏，演扬些法事，念道：“太极分高厚。轻清上属天。人能修至道，身乃作真仙。行益三千数，时丁数万年。丹台开宝莲。金口水留传。”既而又奏道：“臣张道陵玄孙衍派天师某，诚惶诚恐，稽首顿首。伏为西蜀西河县萨守坚佩参宝录，奏名真人，使芳流法派，道衍仙宗，臣无任瞻天仰圣，激切屏营之至。谨具表以闻。”天师奏罢，遂将宝录缴焚。只见那一宗录呵：玉字全书丹凤舞，御香翰墨紫云凝。焚化之际，见一道烟光闪闪烁烁，燃成“真人”两个大字。悠悠扬扬直上天宫而去。时，萨君再拜仰望不胜之喜。天师奏名毕，遂卸下法衣法冠，回转府中。萨君拜谢不尽。

却说萨君既奏名真人，复欲回转蜀中，禀辞天师。天师未忍遽别，乃整了一个筵席为萨真人饯行。那个筵席列着甚么佳品？却是些清洁洁的仙桃，绿澄

澄的仙酿，红灿灿的仙桃，滑溜溜的仙柑，圆净净的仙枣。又列着甚么香喷喷八珍之味，美盈盈七宝之羹。真个是，豹胎、熊掌、紫驼峰并皆佳炒，鸮胸、猩唇、金鲤尾各样稀奇。张天师做了一个主人，萨真人做了一个宾客，贤主佳宾两相酬劝，直饮得个月上梧桐，漏催银箭。不多时，天色明矣。萨真人遂辞天师而归。彼时，天师遵了父命，复取一口宝剑付与萨真人，说道：“此剑可以斩邪，可以护法，宜珍重之。”萨真人遂拜受讫。天师缱眷之情，不忍分手，复肩舆而出，送出于东郊之外。临行之际，因口占一诗云：

君自蜀中来，复往蜀中去。白云天际头，望君在何处。

时萨真人感天师眷恋之情，亦不忍分手，亦吟有一诗云：

八千里外谒瑶京，一到瑶京喜不胜。今日相逢复相别，碧云苍材总关情。

张天师、萨真人赠诗以毕，乃相揖而别。张天师回转府中，萨真人登于驿路，此各不题。但不知萨真人在于道路之间，遇着甚么恶神道与他做了对头，且看下面分解。

第六回 王恶收摄猴马精真人灭祭童男女

却说衡州府湘阴地方，南山之南有一个野猴精，北山之北有一个野马精。那野猴之精却怎的？则见：

光闪闪一双眼，乱茸茸一身毛。活腾腾一双手，软柔柔一尺腰。轻飘飘绕树走，便捷捷满山跑。狡猾猾孙行者，雄纠纠兽中妖。

那野马之精却又怎的？则见：

柔软软摆了尾，乱纷纷披了鬃。活腾腾一丈乌，便捷捷一阵风。笃速速赛赤兔，雄纠纠胜乌龙。威凛凛妖精兽，力猛猛欺霸熊。

这野猴之精与那野马之精，一据南山，一据北山，尽有本事，尽有神通。獐、麋、狐、鹿见了，哪个不战战兢兢叫声大王？就是老虎号为山君，一见了二精怪也要打个恭儿，自称晚辈。那精怪若弄起神通，却放着妖风，吐着怪气，冲天昏，冲地黑。人一挡着即时昏昏沉沉，就如吃了麻药一般，骨头都是软软的，哪里还会动哩。或有人被野猴精拖去的，或有人被野马精衔去的。每日之间，或野猴精拖去一个两个，或野马精衔去三个四个。只见那一乡的百姓，父亲去了儿子的，哭着儿子；妻子去了丈夫的，哭着丈夫；哥子去了弟郎的，哭着弟郎；弟郎去了哥子的，哭着哥子；哀恸之声彻于天地。但凡有人相聚之时，不说是我家被猴精拖去儿子，则说是我家被马精衔去了父亲；不说是我家被猴精拖去弟郎，即说是我家被马精衔去了哥子。此正是：“愁人休对愁人说，说起愁来愁杀人。”

时有一人姓王名恶，系本府土人，素性凶狠，膂力过人。一日，夜行山谷，见一道火光腾腾而起。王恶大声一喝，火即消灭。记其处，次日荷锄掘之

，只见一窖的纯铁，约有百余斤。王恶取之归家，乃叫了几个铁匠，立了几座的炉，用了几百斤的炭，炼成一条铁鞭。则见：

杀气腾腾，寒光烈烈。锻炼而成是不文不武的炉中火，陶铸而就乃不金不银的土中铁。角棱属比那不大不小的器之斛，制精奇例那不疏不密的竹之节。挥之乃不轻不重的一条蛇，握之是不长不短的三尺雪。此鞭呵，可比着胡敬德打张士贵的无差。此鞭呵，又比着赵玄坛降鬼魅精的无别。

却说王恶叫匠人打成了此鞭，闻得湘阴地方有那样精怪，食人无数，乃奋然与人言曰：“昔日周处也只是个常人，曾斩了义兴水中之蛟，又杀了南山白额之虎。今湘阴野猴之精，只好比义兴水中之蛟；野马之精，只好比南山白额之虎。周处有剑，我有鞭，我明日决要除此二害。”众人见王恶所言，有阻他去的，有激他去的。那阻他去的说道：“那样精怪，吐出妖气天也昏地也黑，你去惹他，兀的不是自去讨死？”有激他去的说道：“你是个堂堂勇士烈烈丈夫，终不然怕个猴精马精不成？你若不去，不算你是个英雄好汉。”好一个王恶，被人一激就激得口中出火鼻内生烟，遂穿着短短的衫、短短的裙、紧紧的袜，头包儿缚的定定，腰带儿系的牢牢，手中拿了一条钢鞭，迳投湘阴地方而来，先往南山之南除那猴精。又恐猴精不肯出来，乃扮作一个樵夫自歌自唱，说道：

云际依依认旧林，断崖芳草路难寻。西山望见朝来雨，南涧归时渡转深。

那猴精在洞中闻得有人唱那歌声，正思量拖将进去，抽了筋、剥了皮，与那猴子、猴孙当一餐点心。走将出来，不想道撞坏个对头。只见这个王恶：手中拿有钢鞭，眼光光的就似个回回，须粗粗的就似着钢针，面乌乌的就似个雷公，人长长的就似着天神。倒有十分惧怕，既而又想道：“吾放出妖气，冲天昏，冲地黑，吃了人千千万万，哪里计较他不成？”也在洞中去拿了一般兵器，须臾之间，呵一口妖气就跑将出来。好一个王恶，拨开那一阵妖气，手提钢鞭就打着猴精。猴精亦弄出本事，手持铁棍就与王恶相敌。一个钢鞭呈武艺，一个铁棍弄神通，遂斗了数合。王恶力气刚强，明明的卖一个破绽，猴精一棍打下，王恶将钢鞭架开，却用鞭梢一点，猴精遂败阵而走。王恶赶到洞口，刚刚的赶上，遂用鞭一打，就把那野猴之精结果了讫。遂又进了岩洞里去，把那些猴子猴孙一鞭一个，打得个风送残云，一扫精光。

王恶既除了猴精，又到北山之北来除这个马精。等了多时，马精不见出来，王恶乃假作个牧童歌唱，唱道：

不慕功名入庙廊，茸茸草上卧斜阳。起来不见黄牛犊，寻到落花流水傍。

那马精听得洞外有牧子唱歌，暗说道：“此送死的，天堂路上不肯去，地狱门前撞进来。”正要走将出来衔他进了洞中，与那马子、马孙也当一餐点心

。刚刚的走将出来，不想遇着这个王恶，手中拿一条钢鞭，眼儿光光的似个鹞泉，面儿黑黑的似个夷苗，声儿大大的似个张飞喝断霸陵桥，心下倒也惧怕。那精想道：“我放出妖气一口，吹得他骨头儿酸酸软软，冲得他眼睛儿昏昏迷迷，怕他不成？”遂呵动妖气跳将过来。好一个王恶！抖擞精神，虽撞那一口妖气，眼睛也不晓得昏一昏，骨头儿也不晓得酸一酸，就举起钢鞭望马精打去。好一个马精，挣力一跳高有二三丈，扑将下来要咬着这个王恶，又挣力一跳，高有二三丈，扑将下来要踢着这个王恶。如此之跳，四覆三番，被王恶的一条钢鞭左扑来左打，右扑来右打。那马精斗抵不过，却受了王恶一鞭。那马精疾忙走去，被王恶跟踪蹑迹赶至洞口边。那马精不想道王恶赶来，不曾躲避，被王恶又着力一鞭把这马精结果了毕。遂就进到洞去把那些马子马孙一个个打得皮破肉开，魂飞魄散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王恶既除此二怪后，乡民来看，只见南山之南，猴精的洞里枯骨成堆；北山之北，马精的洞里枯骨重叠，哪一个不寒心。这个王恶虽收了二精，一则被妖气所冲，二则是过用气力，不一时亦气绝而死。乡中之民，哪个不说声：“这样英雄可惜，可惜。”于是备了衣衾棺槨，把这个王恶殡埋。此且不题。

却说湘阴县城隍以这个王恶为乡民除害而死，生既为烈士，死当作英神，遂申闻府城隍。府城隍申闻省城隍，省城隍乃奏闻玉帝，就敕令王恶为湘阴一个神道，血食一方，每年一祭。王恶既受了玉帝敕令，遵从湘阴地方显灵显圣。湘阴居民乃高建庙宇祀之，其庙取名“广福庙”，其神即号“广福王”。每至四月初三日，是王恶死的日子，乡中有百姓就宰了猪、杀了羊、烹了鸡、烧了鹅，摆列着祭品齐齐整整。你看这个庙中，到了祭赛之日，朝谒的男男妇妇不知来有几千，烧的香不知烧去了几担，焚的纸不知焚去了几船。岂知这个神道生前是个恶人，死后又是恶神。有一年临到祭赛之期，忽然言语，说道：“你众福户，我有功于汝一方，蒙玉帝敕旨，着令我血食兹土。每年只是吃猪、吃羊、吃鸡、吃鹅，味不见佳。今年祭赛，须把那童男童女我吃。”那些福户听见这样说话，一个个战栗。内中也有等英气之士，跪下庙前说道：“王爷，你乃是助福之神，保佑兹土，怎的又害了人家的童男童女？”神道听得此言，不胜之恼，说道：“尔等居民，不遵神旨，可恶，可恶。”须臾之间就弄出一阵大风，那风好猛呀：

一气怒呼号，摧林鸟失巢。岭前阴气暝，江上浪头高。折尽章台柳，掀开杜屋茅。摇摇舟与辑，无限客魂销。

风过了又落得一阵雨来，那雨好大呀：

化日正当午，轰雷忽震惊。浓云从地合，骤雨满天倾。瀑泻银河浪，盆翻白帝城。郊原平陆地，倏作汉江横。

雨过了还不打紧，谁知又落下一番雹来。那雹好狠呀：

初疑蜥蜴吐，忽讶伏阴生。搅海翻江势，崩山裂石声。坚口银弹小，光比水晶明。莫道天垂异，还因鬼示惩。

这王恶神道弄的这风也不是风。别的风，只吹得叶、扫得花，纵大的，只折得木、拔得树、飞得沙，惟有这一番风，却把那石头滚下水，又把那人儿吹上天。就是那个雨也不是雨。往时的雨，只是洗着尘、破着块，纵大的只是打破芭蕉叶、淋落碧桃花，哪里见这样大雨，势如银汉倾天堑，疾似颓波泻海门。就是那雹也不是雹。往时的雹，只大如豆子、大如谷粒，纵大的，只如上苑樱桃颗，东国梅子形，哪里有大如斗，坚如石，一个足有五六斤。你看这个神道，只为争了那张嘴，风了又雨，雨了又雹，把那一个大乡村弄得树也没有一棵，禾也没有一丛，瓦也没有一片，在池中的鹅鸭，打得没有一只，在山上的鸟雀，打得没有一只，在路上的客旅，打得八有七伤，在郊外的牛羊，打的十有九死。雨雹止了，那王恶神道却又问道：“众福户们，可用童男女祭赛我否？”众福户见了这个势头，只得承认情愿用童男童女祭赛。那神道才息怒哩。

却说广福庙乡有十保，这十保福户，因用童男童女，第一保推第二保先祭，第二保推第三保先祭。左推右推，只得以拈阄为定，刚刚的该着第一保祭赛。那第一保的头首，问东家要个童男，东家道：“我的乖乖儿子，怎么舍得？”问西家要个童女，西家道：“我的娇娇女儿，怎么舍得？”众头家无奈。那是四月初一日，祭期又至。欲别处去买来，又怕误了祭期。适有一人姓刘名端，家甚富，养有婢女五六十余，小厮七八十余。那刘端是个不近人情的，小厮也不把配那丫鬟，丫鬟也不把配那小厮。（凡）女到十二三岁，欲窈已开，就晓得干那琵琶。内中有一个小厮，尽生得伶俐伶俐；有一个丫鬟，尽生得标致致。那丫鬟见了那个小厮，就眉来眼去。小厮见了这个丫鬟，就意惹情牵。两个就走在僻静所在，去干着那事。干到中间妙处，那丫鬟抱住小厮叫道：“心肝哥哥，干得我好快活也。”小厮也抱住丫鬟叫道：“心肝妹妹，干得我好松爽也。”你看他两个，左心肝，右心肝，唧唧啾啾，不想道“隔墙须有耳，窗外岂无人。”刘端到着那个所在，听得分明，闻得仔细，乃大喝一声。原来是一个丫鬟、一个小厮，衣服儿脱得光光的，在那里打奸情哩。刘端却把那个丫鬟与那个小厮，叫家人们拿出厅前，说道：“你两个淫乱，按家法要活活打死。”那小厮丫鬟再三讨饶，刘瑞说：“也罢，而今广福庙正要童男女祭赛，莫若把你两个祭赛广福王去。”刘端开了这个口不打紧，只见那些值祭会首，三三两两就到刘端家来讨去了。这个丫鬟、这个小厮用香汤沐浴，至次日五鼓之初，送至庙中祭赛，仍旧摆了些猪羊酒礼，并用两个台盘盛着童男童女。这个神道，往时节祭赛却要十保的福户罗列跪拜，只因有了童男童女，就

屏去众人，只用一两个福户在庙中奠酒。那福户们只说这神把童男童女摄去精魂，却无口吃之理。刚奠了两三杯酒，岂知这个神道，猪不吃、羊不吃、鸡鹅也不吃，单单的吃人，就把那童男童女上除了头发、下除了脚趾、内除了骨头、外除了皮肤，尽皆活活的享而用之。那一两个奠酒的福户吓得个魂不附体。这第一保祭了此一年不打紧，其后遂成了额例。每年到四月初三日，要一个童男一个童女祭赛。只见第二保轮该第三保，第三保轮该第四保，第四保轮该第五保。先间，第二保祭赛那童男童女还是别处买来的，一到了第三四保就要福户们自己亲生儿女，买来的不准帐。这却不是无此例不可兴此例，有此例灭不得此例。兀的是有例不可兴，无此例不可灭。

却说萨真人自上清宫远回，道经此地，只见那路头上有一家大门外竖一幢幡，内里有灯烛荧煌香烟馥郁，又有那乐声响亮。萨真人暗道：“此必人家做斋醮者。”遂转到那里看是甚么善信。忽有一老者见了真人，连忙迎接，邀至茶堂，行礼毕，老者就掇转个椅子请真人上坐，他却下陪。真人问道：“老丈高姓贵名？”老者道：“卑老姓高名表。”真人道：“老丈有几位昆仲？”老者道：“只有一舍弟名节。”真人又问道：“府上今做斋事，是做青苗斋么？还是做保安醮么？”高表道：“今日做个预备亡人斋。”真人道：“预备斋便是预备斋，亡人斋便是亡人斋，怎么叫做预备亡人斋？”那高老欠身道：“先生适从外来，可见那鬼鬼庙宇么？”真人道：“已曾望见，但未曾到那个所在。”高老道：“那座庙叫做广福庙，有一个灵感大王叫做广福王。先年间在此处收了个猴精，又收了个马精，上帝令他血食兹土，因此上叫做个灵感大王。”真人道：“未曾请老丈说何为灵感？”那高老乃忽然垂泪道：“先生呵，那大王‘感应一方兴庙宇，威灵千里佑黎民。年年庄上施甘露，岁岁村中落庆云。’”

真人道：“施甘露落庆云，也是好意，你却这等伤情烦恼，何也？”那高老跌足槌胸，叫了一声道：“先生呵！‘虽则恩多还有怨，纵然慈惠却伤人。只因要索童男女，不是昭彰正直神。’”

真人道：“那神道要吃童男女么？”高老道：“正是。每年祭赛要一个童男、一个童女、猪羊牲醴供献他。他一顿吃了，保我们风调雨顺。若不祭赛，就来为灾降祸。今年祭赛正轮到舍下。”真人道：“老丈有几位令郎？”高老槌胸道：“可怜，可怜。说甚么令郎，羞杀我也。老拙今年六十三岁，舍弟今年五十九岁，儿女上都艰难。我五十岁上纳了一妾，生得一女，今年才交八岁，取名唤做‘一秤金’”。真人道：“怎么叫做‘一秤金’？”老者道：“我因儿女艰难，修桥补路，建寺立塔，布施斋僧，有一本帐目，到生女之年，却好有过三十斤黄金，三十斤为一秤，所以唤作‘一秤金’。舍弟有个儿

子也是偏出，今年七岁，取名唤作‘高关保’。”真人道，“这样取名何意？”老者道：“合下供养个关王爷爷，因在关爷位下求得这个儿子，故名‘关保’。不期今年轮到我家祭赛，不敢不献，故此骨肉之情难割难舍，先与小女舍侄们做个超生道场，故曰预修亡人斋者，此也。”真人闻言止不住腮边泪下，说道：“老丈既无儿，膝前止有一女，令弟止有一子，怎么舍得他活生生祭赛？”老者道：“此也出乎无奈。”真人道：“买来的可替得么？”老者道：“这个神明，初祭时买来的他还享用，到如今只要亲生的儿女，买来的不要。”真人道：“你且抱着令爱出来看看。”那高表急入里面将一秤金拖出，马上又叫高节抱出了关保，放在厅前。那小孩儿家哪知死活，笼着两袖果子，哆哆嚼嚼，（霎时）又倒在高老怀中叫声“爹爹”。那高表兄弟见了忍不住眼泪说道：“儿儿，你而今是我的儿儿，明日是广福上的肴馔。”遂放声大哭起来。萨真人心中惻然，说道：“老丈不必恸哭，此两个儿女（原文缺）。”高老道：“先生怎么样救他？”真人道：“吾乃蜀中西河人，姓萨名守坚，修行慕道，曾遇张虚靖、王方平、葛仙翁三位仙师传授三种道法。我若用此雷法，此神道即可除，教他吃不得你（家儿）女。”高老道：“不要当耍，好便是福，不好便是祸。”真人道：“定教你无祸有福，不教你无福有祸。”遂教高老兄弟抱着那两个娃子进去，明早不要送去，萨真人独自一人到那广福庙去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面分解。

第七回 真人火烧广福庙城隍命王恶察过

却说萨真人迳到广福庙中，只见众福户撞钟擂鼓，摆列着香花灯烛，齐齐整整。那神道却又言语起来，问道：“今日系高表家中祭赛，怎么那祭品还不曾见来？”众福户道：“高表家想必摆着祭礼丰盛，故此来迟。”那神道又问：“童男童女可是高关保、一秤金么？”众福户道：“大王威灵，决不敢更换。”神道：“既如此，那两个嫩嫩的却堪受用。”言未毕，萨真人却站在庙门之外，用三台盖头，八卦护身，脚下踏定着贪巨禄文廉武破北斗之罡，手里掐着离旨火天尊胜南斗之诀，遂运起五方蛮雷，又剔起天火、地火、雷火、霹雳火及太阳三昧真火，且吹了巽风一口。雷又轰，火又猛，风又大，就把那广福庙烧得一片通红。只见：

梁间出焰，柱上生炎，焰腾腾熏炙天地，炎赫赫照耀山川。先时节只闻得沉檀香扑鼻，到而今不见了锣鼓闹喧天。此好似咸阳初毁，此好比祆庙正燃。钟儿烧断蒲牢纽，香炉爆碎宝鸭弦。箬儿化成火发，签筒儿变作煤烟。烧得那判官们不能把笔，烧得那小鬼们不敢擎拳。广福王烧得焦头烂额，土地们烧的破面落肩。福户们惊得东逃西窜，庙主的唬得叫苦号冤。真个只为童男女，恼起活神仙。放出无情火，好个萨守坚。

却说广福庙火焰腾腾，福户们有儿子的抱着儿子而走，有弟郎的携着弟郎而逃。此时，哪里管甚么庙宇。为庙主的，东边去救件衣服，西边去救双鞋子，厨房下去救些饭锅、饭甑，匙筷碗碟，睡房中去救些草席、草垫、绵絮被单。此时，慌慌张张，哪里管什么菩萨。好一个菩萨，虽是木竹雕的，果有些灵感，见火光它近身边，奋身一跳，就跳出庙门。后来着眼一看，只见一个道人站在庙门之前，驱雷使火。这神道，激得个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乃提起钢鞭，望空打来。好一个真人，见此神道来的不善，就挥起张天师所惠的宝剑，抵着钢鞭。那鞭从左边打来，剑从左抵；那鞭从右边打来，剑从右隔；那鞭从上头打下，剑从上隔；那鞭从下头打上，剑从下搪。那神道却也无奈，正要呼集部下兵卒，一齐助阵，却被真人又运起掌心蛮雷，劈头劈脑打去，剔动手中烈火，劈头劈脑烧去。那神道怎生当抵得住？遂问着庙中土地之神：“此是何人？灭我祭祀，烧我庙宇。”土地神道：“小神适才到高表家来，高家土地说与小神道，蜀中西河有一萨守坚，曾得了张虚靖、王方平、葛仙翁三仙人法术，又得了张天师所惠的宝剑，此剑飞来飞去上斩天神，下殊地煞。今日放火烧庙、灭童男女祭祀者，正此人也。”那神道闻得此语，此心默然叹道：“这人既有这样本事，我怎么奈得他何？但我当时为了广相王血食兹土，皆是湖广省下都城隍保奏，今不如去见城隍，看作何处。”

于是，驾一朵云雾迳来到湖广省下。只见一所庙中有一位神道，头戴的皂璞头，身穿的大红袍，腰系的黄金带，手拿的象牙笏板，且生得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傅粉的脸，三绺的髭髯。左边列的判官，右边列的小鬼，威风凛凛，杀气昂昂。广福王到着那里，只见庙前一个土地，乃问道：“此庙中乃是城隍爷爷么？”土地道：“正是。”广福王道：“此城隍爷爷姓甚名谁？”土地道：“你还不晓得他的来历？他乃姓纪名信，当日亲事汉高祖，为臣死忠，汉高祖得了天下，就封他为了城隍之职。”广福王道：“天下许多城隍，终不然都姓纪不成？”土地道：“天下两京十三省，哪一府、哪一州、哪一县不是姓纪的城隍？就是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造下了城池，定下了庙宇，城隍都是姓纪的！”广福王道：“怎的这个城隍分外威严些？”土地道：“这个城隍乃是一省之主，省中的城隍比府上的城隍更威严些，府上的城隍比州中的城隍更威严些，州中城隍比县中的城隍更威严些。”此城隍来历兹且不题。却说广福王进到庙中来见了城隍爷爷，因他们职位崇尊，下了一个跪礼。参拜毕，城隍问道：“尔是何土之神？”广福王道：“小神乃姓王名恶，当年先在湘阴地方曾收了猴马二精，蒙湘阴县的城隍申闻爷爷，爷爷就在玉帝前保奏，敕令小神血食那方。不想道，蜀中西河有一人姓萨名守坚，烧了小神的庙宇，灭了小神的祭祀。此今小神们上无片瓦遮身，望爷爷见怜。”城隍道：“既是这个萨守

坚，闻得他得了张虚靖、王方平、葛仙翁三位仙人的道法，而今奏名真人，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你岂奈得他何？今日与吾伸说亦是闲的。你莫若跟他一十二年，俟其有过，许尔用鞭打死，以复前仇，待我奏闻玉帝。彼若无过，尔敢妄自鞭打，罪及于汝。”广福王私心窃喜道：“萨守坚，萨守坚，莫说一十二年，一十二时就要复你前仇。一十二时复不得，一十二日也要复了。一十二日复不得，一十二月定要复了，决不到一十二年去。”城隍见王恶恁般欢喜，又恐他公挟私仇，妄自害了真人，却差了本部一个使者与王恶同行，做一个明府。萨守坚果若有过，许王恶鞭打；若无过，不得妄报私仇。王恶应诺而行，符使亦应诺俱往。此且不在话下。

却说萨真人焚了广福庙，转到高表家来。那高表兄弟感他救了两个儿女，遂整顿厚席报谢真人。乃杀了一只刚生的猪、一只柔毛的羊、一只司晨的鸡、一只红掌的鹅、一只绿头的鸭，又网了几尾锦鳞的鱼，摆列的齐齐整整。萨真人刚至其家，即问道：“此席面何为而设？”高表道：“蒙先生法力救了小女、小侄，聊备此席相酬。”真人大惊，说道：“为我一人，宰此数生，吾之罪也。”遂合掌忏悔，念不住（那）消灾灭罪之经。既而与高老道：“贫道乃出家之人，戒酒断荤，有劳盛设，请收了罢。”高表兄弟愕然，说道：“先生既吃斋，寒舍可没甚么殷勤。”真人道：“不消。吾要告辞而去。”高老道：“广福王烧了庙宇，先生一去，他若来奈何我家，怎生了得？先生可在此权住一二年去方好。”真人道：“那神道被吾烧毁，焉敢再来作祸？你只管放心。”高表兄弟再三留之，真人无奈，也只得权留一两个月。高表兄弟以这个先生既吃斋素，乃呼童去办那斋果斋菜。时四月天气，园中除了枇杷、李子、杏子、樱桃，没有甚么果品，只自己家中还藏的有新新鲜鲜的橘子、甜甜蜜蜜的甘蔗、圆圆净净的大栗、精精洁洁的土瓜。有了这些果品，却又南涧中采取芹菜，西园中掘取笋根，东山上寻取木耳，北山上讨着茅菰。又炊了香馥馥的箬精饭，煮了细嫩嫩的先春茶，开了碧澄澄的金华酒，煮了滑溜溜玉殓羹，把这些蔬菜、果品、饭食叫家童摆在桌上，高表兄弟自去客房中请着真人过午。真人道：“多蒙老丈厚爱，只是贫道受了葛仙翁仙师咒枣的法术，每咒三枣当饭一餐，咒九枣则度一日，这些果品、蔬食菜羹，贫道一发不用。”高老道：“依先生这般说来，一发辟谷了。”既而问道：“怎么叫做咒枣？”真人道：“但念起咒语，其枣自来，今借一小盒子置之席上，待贫道略咒几枚奉送二位贤昆仲。”高节道：“有此妙法。”随安置一盒子于桌上，真人念咒数语，说道：“羊角，羊角，鹿卢，鹿卢，奄呵啤呢叭缚轰。”念咒才毕，只见数枣大如梨实，卒至盒中。高老大笑道：“先生之法妙哉，妙哉。”真人捧上高老兄弟，时高老取了一枚，高节取了一枚，高关保、一秤金一人一枚，高表的

妻妾，高节的妻妾，也各人一枚，真人发散已毕。高表、高节食其枣，果然滋味异常，一食且饱，乃曰：“先生有此珍物，尚食此野藏山果乎？”遂撤去其席。

却说萨真人在高宅住有月余，一日，确欲辞去。高老不能强留，乃奉银一百两、金一百两、彩缎五十匹、铜铁五十串，酬其救了儿子之功，陈列于庭。时王恶从冥中察之，谓符使曰：“此人若受此重财，是以我做场买卖，必吃吾一鞭。”于是就举鞭欲撻之。符使道：“且看他受否何如？不要卤莽。”只见萨真人见此礼物，倒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老丈举此竟何为？”高老道：“小女小侄荷蒙救护之恩，特此奉谢，望乞笑纳。”真人道：“我出家人，上无父母供奉，下无妻子养育，我又不去为客为旅，我又不去纳吏纳粟，焉用此重货？请收之。”高老道：“昔有一黄雀，被鹞击之将死，蒙杨宝救之，后衔着双环以报。小老兄弟蒙先生厚恩，若不以金帛酬之，是人而不如一鸟。愿先生受之。”真人道：“老丈，以心相照足矣，足矣。若必欲谢以金帛，此非爱我，反累我也。贫道决然不受。”高表、高节乃双双跪下，定要真人受了这些礼物。真人亦跪下，说道：“请起，请起。”高老道：“先生，若不受此薄礼，愚兄弟就跪到明日。”真人道：“也罢，请起来，我受你一串钱去。”高老道：“请受下金银去。”真人道：“一串钱足矣。”高老又道：“请受下彩缎，做些衣服穿着。”真人道：“我有此衲头足过一生，还要甚么衣服？”遂相别而去。高老兄弟不胜感戴。时符使见了这个真人财毋苟取，乃谓王恶道：“此人轻财重义，好人，好人。”王恶道：“明府不要太夸奖他，前途去定有个破绽处，吾以鞭断送他只争迟早耳。”但萨真人此去不知往在何方？王恶神道察他甚么过失来？且看下面分解。

第八回 王恶察真人过失真人还客商明珠

却说萨真人离了高宅，遍处去云游，思欲救人利物。那王恶神道欲报前仇，东去东跟，西去西跟，只要有些过犯就下手打死他。一日，真人至辰州地方。时九月天气，只见一女子在野田之中拔着蔓青之菜。蔓青是甚么菜？即茺青也。只见那菜呵：

其根白白，其叶青青。种之于田饱上天之雨露，出之于土济下土之生民。既名茺青，又号蔓青。饥食之可以饱肠腹，渴嚼之可以生液津。此本是诸葛之菜，原不是野人之芹。

这菜怎么又叫“诸葛菜”？当初诸葛出师，兵车所止之处，辄令种此菜，故又名诸葛之菜。却说萨真人经过其处，那拔菜女子却是个贤惠的，见了他是个云游道人，即问道：“先生可用个茺青止渴么？”口里一边讲，手中就一边拿来，拿有两颗茺青，敬递将过来。王恶从后面看着，说道：“男女授受不

亲，今日可赏得他一鞭。”符使道：“且慢着，看他如何。”只见萨真人见那个女子送将芜青过来，忙说道：“小娘子，既承你好意，且放在地下，我自取之。”女子道：“你这个先生分外礼紧，别人在我手接去了千千万万，并没有甚么话说。”真人道：“嫌疑之际，不可不谨。”那女子只得将那芜青放在地下，真人遂拿过几文钱儿亦放在地下，说道：“娘子，请受贫道的铜钱，纳取价值。”那女子道：“这个先生，两颗芜青终不然要你买我，今日在这田中不知做了几多人情去哩。”真人道：“小娘子既不受铜钱，贫道亦不敢受芜青。”那女子见他恁般礼紧，只得受下。真人方才取了一颗芜青，说道：“多谢了。”那女子道：“先生，你拿那两颗去。”真人道：“一颗足矣，多取之则伤吾廉也。”遂拿了那一颗芜青，从清流上洗得干干净净，才啖而食之。符使着见，谓王恶道：“好知礼君子，难得，难得。”王恶道：“这次被他逃过此鞭，再跟上看，管教他死吾之手。”

却说真人一日到贵州界，地名龙津，有一溪大水，则见：

汪汪巨浸，渺渺层波。恰似四川中倾来峡水，恍如九天里泻下银河。深深的无底止，泛泛的有漩涡。不见那中流挠掉，只闻得隔岸渔歌。叫一声舟人，前也不见后也不见；望满溪水势，左不奈何右不奈何。真个是，滩前急水潺潺下，浪激渔矶飞白花。日暮江边无宿店，唤船人立渡头沙。

时天色已暮，这一边又无宿店，欲过那一边去，又不见渡船。萨真人左寻右找，只见有一只渡船还系杨柳之中。原来是那渡子怕人撑他的船只，胡过乱过，故此远远的将垂杨维定。真人此时无奈，只得上了船只，解下垂杨，拿起一根竹篙，把那船儿就撑出柳阴之中来了。时王恶看见就举起钢鞭说道：“取物不问主，过渡不还钱。”就要当脑一劈，符使忙止之，说道：“不可莽撞，这样小事怎的胡乱打他？且看他过到那边去何如？”只见萨真人既撑出船来，水渐渐的深，浪渐渐的大了，乃放下竹篙将桨儿架上，着力荡上几荡，就荡到这一边岸来了。这岸仍有些柳树，真人跳下船去，就攀下那杨柳枝来，把船儿维系牢牢的，遂取过几文铜钱，放在船仓之中，作一揖而去。符使看见真人这般行移，乃连声称羨，说道：“‘不以善小而不为’，难得，难得。”王恶用：“明府，且不要称羨，谅他逃得我这次不打他，定逃不得下次。”此且不题。

却说萨真人一日又云游到榆溪，时乃九月之间，忽然起一阵狂风。那风呵，真个是：劈面来吹我，起眸不见他，过江千丈浪，折竹万竿斜。风起处，就下了一阵大而。那雨呵：随风淋滴滴，倾盆势不息。涌起沟渠水，打破芭蕉叶。萨真人正在途路之间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又无个亭子歇息，却有几多不尴尬处，只得撑开着雨盖，遮一遮那风雨。不想被一阵狂风把那雨盖儿揭在空

中而去，可怜这个真人，大雨淋头，水流满面，身上衲衣无一寸纱儿是干的。王恶跟着说道：“今日这个守坚被风吹雨淋，他若有呵风骂雨之心，定赏他一鞭。”符使道：“且慢着，看他怎的。”好一个真人，破雨而行，冒风而走，雨大淋头，泥且没胫，此正是：在家千日好，出路半朝难。说话他并无半句话儿嗟怨，只有一伙旅客约有十二三人，走忙忙的赶上真人，说道：“这位先生，怎的雨伞也没有？”真人道：“雨伞倒有，只适才被狂风揭去。”内有一客商道：“今日的风也不是风，今日的雨也不是雨。”又有一客商道：“这个时候，要这样大风怎的？终不然清明风、鱼苗风、桃花风。”又一客商道：“这个时候也没用这样大雨，终不然是豆苗雨、梨花雨、黄梅雨。”又一客商道：“我若做神仙时节，把那行风的风伯，行雨的雨师，吊在半空之中，每人打他一千。”你看，途路之中，人多嘴多，讲的话儿，真不真假不假，哪里有些儿正经。真人道：“你们列位老爷，此是天定事，不要这等怨三怨四。”内有一客商道：“你这先生，遍身湿湿的，还恁般心宽，全不想会黄肿病哩。”真人道：“人语讲得好：‘黄肿不打行路客，痰火不害苦力人。’这却不打紧，内又有一客商道：“雨若还不止，只愁你没有衣服换哩。”真人道：“谅此时没有久雨，这衲头今日是大雨淋湿，明日天晴，又是日头替我晒干，天公岂肯亏负我们？”内有一客商笑道：“这样的人，是个古老的君子。”萨真人虽是这等讲，只见那雨下的转大。那些客商们说道：“先生，雨转大了。你慢慢的行，我们向前走罢。”真人道：“不在忙上，前途亦有。”真人说便是这般说，只见“狂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”。这风雨自己时初起，到午时中就止了。遥望长空，云收雾散，一轮红日刚照当头。真人乃到了一亭子之上，脱下了衲头，止穿着身上短衣，把袖头扭去了水，对日曝干，自坐在亭子之上，乃吟诗一绝云：

雨骤风狂天地昏，长途旅客欲销魂。而今喜得阳和出，多谢苍天覆佑恩。

时符使看见这个真人，落雨之时淋得个孤孤凄凄，好似雨打寒鸡，破衲头一身是水，全无半点嗟吁，及天雾之时，又吟诗答谢天公，乃叹道：“此好人也，此好人也。”王恶道：“明府，明府，且不要恁般称羨他，自有不停当处，你看我结果着他。”

一日，真人又到永宁州，有一地名叫做濯濯乡，一连二十里并无一根树木。山无树木，此孟子所云：“是以若彼其濯濯也。”因此叫做濯濯乡。真人行至其处，忽然有大便，此乃紧急之事，哪里还忍得哩？王恶喜道：“此化日当空，若还秽污三光，须教他作鞭下之鬼。”符使道：“且看他怎的。”只见真人左寻右找，没一个厕屋，又没根树木，当空而便，恐秽污了三光。好个萨真人，前番被猛风揭去了雨伞，此时又买有新的，于是从田心中间，将那雨伞撑

开，遮了日头，方才大便。便了即以手扒着土块，厚厚的掩之，然后撤去其伞，却从溪流中洗溜溜干干净净。又念了几句“九凤破秽”的神咒，再念几句“干罗答那”及“常清常净天尊”解那厌秽。符使看见这等，乃与王恶道：“此人细行谨密，无一疵可指，你还打得他么？”王恶道：“明府，明府，打他不在今年，定在明年，你只等等看。”

却说真人一日又行到曲靖府甘兴驿，忽见歧路之傍遗有一颗明珠，那珠呵：

光光莹莹，团团圆圆，似参星商星之灿烂，如奎宿壁宿之光寒。赤水之遗以象罔而得，合浦之去因孟尝而还。此珠啊，曾系之骊龙颌下。此珠啊，曾蕴之老蚌腹间。魏惠玉尝悬以照乘，伍子胥且怀以过关。真个是圆似丹砂洗药井，光如露水走荷盘。蛇报隋侯真是异，蚁穿孔子实为难。

真人见了这一颗珠光亮亮的可爱，乃说道：“明月之珠委弃道侧，行者在过岂不按剑相视乎？”乃低着头捡将起来，指去其尘垢，遂以纸卷定，藏于袖子之中。王恶看见，乃举起钢鞭对符使言说：“道不拾遗，古之淳俗，守坚在路途之上捡人明珠，不打死他更待何时？”符使急止之，说道：“焉知他捡了此珠，把还人不把还人？”王恶道：“那一颗珠儿，他已曾将纸卷了放在袖子之中，尚把还人哩，我只是赏他一鞭。”符使道：“城隍爷爷叫我做明府，你若胡乱打死了人，我就与你做对头。”王恶无奈，只得忍住了性子。却说这个真人捡了这一颗明珠，却也不去，就坐在草坡之上等那失珠人来，好把原珠还他。左望望不见，右望望不来，时天色已晚，将欲投店家寻宿，又怕那失珠人走来。此又是十字之路，不知那失珠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，却有些不尴尬处，只得在草坡之上权坐一夜。

却说那失珠的乃是江西一个客人，因走广东攒有五六百两银子，见了这颗明珠，就用去五百两银子买着这颗珠儿，用壹百两银子做盘缠，迳往云南省上去卖。不想路程又远，日子又久，珠囊儿放在胸前，日夜不曾取下，不觉的线脚儿绽裂。那囊儿既然绽裂，明珠是个滑溜溜的东西，就溜将出来，掉在道路之上。那客人行了半日并不知觉，到了黄昏时候，投店歇客，放下行囊就问那主人家买了两壶酒吃，软一软脚力。吃了酒，却解开胸前的珠囊，把那颗珠儿看一看，不想着这个明珠却做个“乌有先生”去了！那客人遂放声大哭。店主们倒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客官，你既然会发酒疯，少少的吃一壶也罢，谁叫你就吃两壶？”客人道：“主人家，不是我发酒疯，我穿的也在那个珠上，吃的也在那个珠上，娶妻子的也在那个珠上，买田地的也在那个珠上，做房子的也在那个珠上。今那个珠儿不见了。”店主道：“客官，你那个猪儿怎的就娶得妻子？又买得田地？又做得房子？恁般干得许多事儿？我前日宰一个大大的猪

，不过值得一两二三钱银子，做一件衣服还不够些，到又卖了一个小猪儿贴凑。”客人道：“我的珠儿会走。”店主道：“我晓得了，岂有个猪儿不会走？我前日那个猪儿，刚放出圈来，他就跑有三四里路去，是我雇得几个健人才拿得转来。”客人道：“我不是养的猪，我是走盘的明珠。”店主道：“这等是个宝贝，你好不仔细。”客人道：“店主公，我把行囊交付与你，我星夜走转原路上寻一寻来。”店主道：“客官好不知事，我这个所在，深山茂密，蛇虫又多，老虎又多，山魃魍魉鬼又多，你若独自夜行，不是蛇伤就是虎咬，不是虎咬就是着鬼迷，只愁你没有十个性命。明日若死了时节又来贻累我店家，莫总承，莫总承。”客人无奈，只得等天明而行。那一晚，惺眼而坐，万种愁怀，口里念着那一颗明珠，心里想着那一颗明珠。此正是：欢娱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长。既而忽闻得樵楼之上，鼓打五更，鸡儿拍翅而鸣，咿咿喔喔。客人乃辞着店主说道：“主人家，你替我看顾一看顾行李，等我去寻取珠来。”店主道：“天色敢怕还早。”客人道：“天将明矣。”遂出了宿店之中。

时残月未沉，晓星尤亮，那客人找寻旧路，过一长亭又过一短亭，一路上啼啼哭哭，逢人就问，说道：“我昨日在这条路上掉下了一颗明珠，若有人捡得，卖了珠，情愿把价钱与他平分。”其人答道：“昨日失珠，今日来寻，那里有这样善菩萨把还你？”那客人闻得这样说话，愈加烦恼。刚刚的日之将午，来近甘兴驿。萨真人坐在草坡之上，见一人慌慌张张走得咽喉之中气乱喘，腮边两泪落千行，真个可怜。真人忙问道：“答官，你莫非昨日失珠的？”客人道：“吾正是，昨日掉下一颗明珠，不知甚人捡得？若有人发善心见还于我，情愿把珠价与他平分。”真人道：“你做买卖的人，好不仔细。我昨日午时节到此捡得此珠，等你半日，不见你来，夜间又在此坐了一晚，等你到今日。”遂从袖中取出原珠，说道：“此珠是否？”客人乃愁中变喜，忧里生欢，说道：“此珠正是。”真人遂慨然还之。客人道：“难得先生这样好心。可跟着小人去卖了此珠，将价钱均分。”真人道：“好说，我出家人一文不取。”客人道：“难得先生好意，等了我一日一晚，既不分小人珠价，请受着小人一礼。”真人道：“不消得。你若低着头拜我，我也跪着膝还你。只相揖而别就是。”客人遂与真人揖别，感激不尽。客人往南而去，真人望西而行，此且不在话下。

却说符使在空中看见此事，乃连声称羨，说道：“此萨君，必是孔夫子出世，释迦佛重生，不然哪里得这一副好心肝。此人神仙少他的不得。好人，好人。”王恶见这个符使恁般羨他，说道：“明府，明府，我和你只跟他九年，还有三年。这三年你再看一看，看他该死不该死！”但不知此后王恶跟他何如，且听下面分解。

第九回 李琼琼不守女节萨真人远绝女色

却说萨真人一日云游至一地，名赛花村。怎么叫故“赛花村”？其村山形古怪，东西南北各有一岭，相似个美人仰卧，俗呼“美人赛花。”村故名其形曰赛花村。其村中女子多淫乱。有一李琼琼嫁与周天荣为妻，天荣有一契兄姓姚名九德，为四川成都府知府。天荣往其任所相访，姚九德一见天荣，此是他乡遇故知，不胜之喜，逐留于任所，二年不曾回来。其妻琼琼在家却交有两个情人。一个是刘娇郎，一个是沈俊郎。这娇郎、俊郎，总觉相好的朋友，且同窗读书，有管鲍分金之雅，效廉蔺刎颈之交。刘娇郎又与周天荣有姑表之亲，叫着李琼琼是个表嫂。一日，娇郎至天荣家中问表兄在成都去了，还有信回来没有。只见这个李琼琼就出来与姣郎相见，则见他，姿容雅淡，气质温佳，腰似嫩柔柔凝烟杨柳，貌如娇滴滴出水荷花。莫羨着秦弄玉楼头吹萧管，休夸着王昭君马上拨琵琶。娇郎一见，就深深唱一个偈儿，说道：“表嫂嫂拜揖。”那李琼琼连忙回礼，说道：“娇郎叔叔莫怪。”就问道：“娇郎叔叔，你自表兄去后再也不到我家，不知甚么事恼了你？”娇郎道：“岂有此说。只是宗师接临，考期在迩，我们要读些书，因此不曾来得。”这李琼琼因丈夫去了，不知辜负了几多佳期，一见了这个娇郎潘安之貌，子建之才，不觉花心动也。这个刘娇郎是个少年子弟，一见了这个琼琼，“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”，也不觉的春心动也。真个是：“佳人貌美郎君俏，郎才女貌两堪夸。新柳恋莺莺恋柳，好花迷蝶蝶迷花。”那李琼琼就问道：“刘郎叔叔，今年可娶婶婶么？”娇郎道：“渐愧，渐愧，我婚姻未动，还早哩。”琼琼道：“有这样少年的才郎，哪里愁没有妻子。”娇郎见这个琼琼有怜惜之意，乃问道：“嫂嫂，你表兄去后，亏了你独睡，可不槌床倒枕么？”李琼琼但笑而不言。娇郎又道：“嫂嫂若不弃嫌于我，我今晚特来相陪。”琼琼又笑而不言。娇郎见琼琼有些意思，乃近前将琼琼搂抱，亲了一个嘴儿。你看他两个，淫兴俱发，如鱼戏水，似凤求鸾，就走进卧房之中，解了纽扣、松了罗带、脱了衣服，兴浓浓做一个握雨携云，好不快活也。云雨罢，娇郎乃告辞而去。李琼琼又约他夜间早来，两意踌躇，此且不在话下。

却说刘娇郎转到馆中就与沈俊郎讲及此事，说道如此如此，却引得沈俊郎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去了。至黄昏之后，刘娇郎与沈俊郎道：“你今晚一人睡罢，等我去与表嫂歇一晚来。”沈俊郎道：“你只管去。”他口里说便是这般说，心里却使个机关，等娇郎出门时节，他就蹑着脚踪儿同去。去到周家，只见李琼琼正坐在灯光之下，一见了娇郎，两个就搂抱起来，不住声的叫“心肝哩。”沈俊郎乃忽然走将出来：“好嫂叔，好嫂叔。”李琼琼吃了一惊，刘娇郎道：“天杀的，你却来怎的？”李琼琼遂问道：“娇郎叔，此是甚么人

？”娇郎道：“是我结交的沈俊郎。”李琼琼方才与俊郎施个礼儿。沈俊郎见这个女子果然是“樱桃樊素口，杨柳小蛮腰。脸似文君俊，丹青难画描。”止不住的神魂飞越。那李琼琼也见了这个沈俊郎标标致致，温温存存，却被那崔莺莺爱了张生，非但是汉相如喜着文君。沈俊郎就与刘娇郎说道：“契哥，契哥，今晚可平分风月，岂可独占上林春色乎？”刘娇郎：“我与你相好的人，有甚话说？只要问我琼琼嫂嫂。”琼琼道：“沈官人既是娇郎叔叔的心契，我也不好推辞。”于是三个人共着一张床而睡。李琼琼睡在中间，沈俊郎睡在里边，刘娇郎睡在外边。这一晚，却是沈俊郎先与李琼琼云雨。你看他两个是新相交的人，几多意思，几多温存，几多摩弄，亲个嘴儿舌尖上却是有糖的，闻着气息儿鼻孔里都是有香的。此正是：“乐莫乐兮新相知也。”沈俊郎云雨已罢，却轮到刘娇郎来。你看他两个，日上已交合一次，到此乃是爱上增爱，情上加情。刘娇郎叫不住“娇娇的嫂嫂”，琼琼叫不住“乖乖的叔叔”，何等的妙妙。既而，沈俊郎又问着琼琼：“事齐乎？事楚乎？”琼琼道：“我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。”于是，面朝着外边就抱住刘娇郎，面朝着里边就抱住沈俊郎。此正是：“洞房春似海，一刻值千金。”李琼琼好不快活哩，刘娇郎好不快活哩，沈使郎好不快活哩。自是两人夜去明来，此且不在话下。

却说萨真人云游至赛花村，来时天色已晚。真人遥望着前村绝无烟火，欲向前进，又看见山高树密。刚刚的来到周宅门首，只见有一个槽门。真人却不敢惊动里面，悄悄的坐在槽门之下，意欲坐过了此一晚上，明早好行。那知道李琼琼在里头望见，心里想道：“我今晚约了刘娇郎、沈俊郎来赴幽期，这个道人却又在门首，好不方便。”乃叫着一个小厮，名唤周保，这周保是天荣往成都时节雇着他供给柴水的。琼琼与他说道：“外面槽门下有个道人，你叫他进里面来睡罢。”那周保就去与真人说：“先生，天黑了，此间不好坐，请进里面去睡。”真人道：“我是出家之人，你这里又不是客店，我不好进去。”时李琼琼就在里面说道：“先生，那外面不方便，你只进来睡罢。”此时真人只说是这个人家贤惠，就跟着那小厮在里面去歇息，竟不曾问得他家中男子没有。

却说沈俊郎与刘娇郎日上去酒家饮酒，饮到中间，刘娇郎道：“今晚到李琼琼家去，头一次云雨可让我先。”沈俊郎道：“我要先。”你看他两人相争前后，就在酒楼之上打将起来。沈俊郎把一个杯儿劈面打去，那杯儿破了，却把刘娇郎的面皮割破，鲜血长流。刘娇郎就拿起一双箸劈头打去，打得沈俊郎眼上青肿肿的。两个转到书馆，刘娇郎道：“今晚大家不要去。”就与沈俊郎封定衣襟，两个只对着一盏青灯，眼睁睁的对坐。不想道，李琼琼倚着个门儿长望短望，望着两个情人，自言自语，说道：“往夜两个双双而来，今夜却怎

的一个也不来。刘娇郎不来，得沈俊郎来也好。沈俊郎不来，得刘娇郎来也好。”你看他转思转量，越愁越恼，真个是望得人眼儿穿，想得人肝肠断的。

说话时至三更，李琼琼思情难遏，欲火炎炎，乃骂道：“两个短命死的，害杀人也。”猛然间暗想道：“适晚来的那道人，丰姿潇洒，却也生得好个人品。莫若与他消遣一番，岂不是好？”乃提过个灯亮，走在萨真人睡处而来。时真人又不曾闩上房门，李琼琼一推就开。真人一见，遂欠身而起。李琼琼乃施着一个礼儿道：“先生休怪。”真人也只得作个揖儿回答于他。时王恶就举起钢鞭，磨拳擦掌，嚼齿咬牙，对符使道：“明府，明府，我跟了十年并不曾遇有此孽障，今晚该死了。他若少有邪曲，就赏他一鞭。”正是：阎王注定三更死，断不留他到四更。符使道：“这是个大关键，萨君若有不停当处，凭你处置。”此且不题。

却说萨真人回了那琼琼一揖，说道：“小娘子提亮来此，欲何为耶？”琼琼道：“适晚先生来，妇人不曾殷勤得，今特来相陪一陪。”真人道：“小娘子差矣，‘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整冠’，嫌疑之际，不可不谨，请回避。倘有人知道，不当稳便。”琼琼道：“我的丈夫远去，公姑又无，只有个小厮而今睡得浓浓的，先生，你却要知趣些儿。”真人道：“妇人家，三从不失，四德无亏，才是好妇道。出家人六根俱净，五蕴皆空，才是个好道人。小娘子你让贫道做一个好道人，你却也做个好妇道罢。”言罢就要走出门去。不想道这个琼琼把定着门儿，说道：“先生，你进了我的房门，出不得我的房门，走哪里去。”真人道：“小娘子，看天面，贫道实不喜干着此事。”琼琼道：“青春易谢，佳遇难逢。今夜先生遇妾，不与妾相交一场也是先生蠢。妾遇着先生，白白的放先生脱去也是妾身痴。”遂挨就真人身傍，欲与交合。真人无奈，只得拔出所佩之剑，递与琼琼，双膝跪下，两泪长流，说道：“小娘子，你今晚必欲贫道交合，愿借小娘子之手，将贫道之剑，刎下头来。”琼琼见真人这般言语，心才休了，说道：“先生，你是个好入，恕贱妾戏谑之罪。”才提着灯亮出去。至天明，真人以这个妇道不德，却不辞而行。

符使看见摇一摇头，伸一伸舌，说道：“这样大孽障，亏萨君摆脱，难得，难得。”此时，王恶亦稍心服，说道：“这一个关头，准拟他吃我一鞭，不想他又逃脱去了。再跟他两年，看是怎的。”但不知此后何如，下面分解。

第十回 萨真人殄老惜幼用雷火驱治疫鬼

却说萨真人一日又云游至一地，名西浦。那西浦旷野之中死有一老者，恰有八、九十岁。遗有一幼者，可只是两三岁的孩子。彼时王恶与符使先至其处，王恶道：“萨守坚来此，若不怜惜死者，不看顾幼孩，此乃忍心害理，可要打他一鞭。”符使道：“惜幼怜死，到也是个大道理。他若没有此心，我也难

教你莫打，只看他怎的？”言未毕，萨真人却前来也。只见歧路之上死有一老者，又遗有一幼者。那死的老者怎生可怜？则见：

长长的髯好比三冬之雪，短短的发偏疑九月之霜。圆净净的死不瞑目，赤喇喇的体精光。脚下无一双破破损损的旧袜履，身上无半件短短小小的好衣裳。此是何一方孤孤苦苦的父老之辈？这是哪一处巴巴结结的丈人之行？甚情由不好好生生终于正寝？那缘故却伶伶仃仃横尸于道傍？乌鸦见之欲伙伙群群飞下而共啄，黄犬闻得思三三两两帅众以相伤。这般呵令人凄凄惨惨，真个是死得凄凄惶惶。

那遗的幼者，却又怎生可怜？则见他：

泪眼儿点点滴滴，哭声儿呜呜呱呱。似伶仃仃的乏乳幼羝，例啾啾啞啞的失哺雏鸦。这不是邓伯道丢着亲嫡嫡的儿子，这不是刘氏女撇下着孤孤苦苦的娃娃。可惜他嫩嫩雏雏年两岁，为甚的啼啼哭哭路三叉？别人家儿女尚包包匝匝于襁褓，此处的孩子怎抛抛闪闪于泥沙？觑他的容颜却懒见嬉嬉笑笑，闻他的声气但只会叫着奶奶爹爹。哭奶奶的哀哀怨怨声哽哽，望爹爹的悲悲切切眼巴巴。试看他凄凄惶惶的行状，却令人伤伤感感的嗟呀。

却说那死的老者为甚的身上无衣，脚下无鞋？为因有个乞丐在此经过，见了这老的将死，就剥去了衣服鞋袜，所以身上光光的。真人来到此处，看见着老的无所终，幼的无所养，止不住愁积胸膛，泪流腮颊。又见这死者无衣无履，他就脱下了两个衫子，又脱下了脚下的鞋袜，缓缓的为死者着了。却又不忍这娃子啼哭，怕他饥饿，连忙的咒有一枚枣子，把与那娃子止饿。那娃子吃了那枣才不啼哭。真人思欲埋此老者，不能备副棺材，莫说备棺材，旷野之中就是要挖个土穴，也没有借一张锄头并一个簸抬儿处。没奈何的，只得将所佩法剑缓缓的把土儿锹着。锹的土多，却又把个衲衣襟包将出来。此好似甚的？就相似个“贤哉赵氏女，麻裙包土筑坟台”一般。土坑儿挖有两三尺，真人又将那法剑东去砍些树枝，西去砍些蕉叶，将那树枝蕉叶儿在土坑中先铺了一层，然后抱着死者放在枝叶之上，又把着蕉叶儿重重叠叠的盖了几层，遂又包着土将那尸骸掩覆。掩覆已毕，乃淬砺其剑，插入匣中佩之。遂背着这个娃子寻他的亲属，默想道：“此老者必是娃子的公公，这公公或抱着孙子往哪里去的，不想死于此地。这娃子谅必不出十里之外。”于是，往东村借问，东村无一人晓得。往北村借问，北村无一人知道。往西村借问，西村无一人招认。真人只得往南村而去，恰去到一个人家，有一位长者八十余岁，只见那长者：

拄一根不长不短的竹枝，服一件不黄不白的布袍。戴一顶不高不矮的绒帽，系一条不大不小的麻条。真个是香山五老中一叟，兀的是商岭四皓内二髦。虽不为清朝元老居廊庙，却原来陆地神仙隐蓬蒿。

这老者一见了这个娃子，就问着真人说道：“先生，此娃儿从何处抱来？”真人道：“贫道昨日在西浦，只见旷野之中歧路之上，死有一个老者，又遗有这个孩子。那老者是我埋了，今抱此娃子寻他的亲属，闯了一日怎的没有个下落。”老者闻言，即“呀”的一声，不觉那泪珠儿就掉下来。真人问道：“长者为何下泪？”老者道：“这死的却是郑德翁，此娃子是他的孙子。德翁一生积善，只因他住坏了居址，做坏了房子，招瘟惹灾，不想道今年合家染了个疫症，一个儿子一个媳妇病甚重笃，将欲气绝而死。这德翁恐这个孙子倘又被疫症所染就绝了后，想必抱这娃子到女儿家去躲逃。德翁到他女儿家里恰有三十里路程，德翁是个九十岁的人，一定行路不上，就死在西浦。可怜，可怜。”言罢，又凄然泣下。真人道：“敢问老丈姓名，与德翁是亲戚还是宗族？”老者道：“卑老姓杨名丰吉，却非德翁的宗族，亦非德翁的亲戚，只德翁幼与卑老同窗。今德翁死在西浦，卑老不曾葬埋得，先生葬埋；此一个娃子卑老不曾搭救得，先生搭救，难得先生恁般好意。”真人道：“说哪里话。”既而问着杨老道：“德翁之家住在那里？”杨老以手指前村道：“那一所房子便是他家，只是先生不可去。”真人道：“老丈，怎的叫贫道不要去？”杨老道：“吾料德翁儿媳今必死了，而今精怪们都聚在他家，莫说是夜间出现，就是白昼也出来现形。或在屋上打尾，或在楼上抛砖。那个所在，今有路没人行，有饭没人吃。”真人道：“贫道有些法术，颇能驱灭精邪，救活死病，去看一看不打紧。”杨老道：“先生既有妙法，去也无妨，但这个娃子只放在卑老家罢。”真人道：“我抱去的还是。倘或他父亲母亲未死，若见着这个儿子就也宽心，可不减却些病症？”杨老道：“这也说的是。”真人乃辞别杨老而去。

刚去到郑氏之家，果然精怪纷纷，大的大、小的小、长的长、短的短，脸儿白白的也有、脸儿青青的也有，脸儿黑黑的也有，头发蓬蓬的也有，眼睛翻翻的也有。抛砖的抛砖，弄瓦的弄瓦，舞棍的舞棍，耍拳的耍拳。你看白昼之间尚如此出现，哪个人还有甚大胆，在此来行哩？好一个真人！把这娃子放在怀里，存了神，捏了诀，掌心上运动了蛮雷，手指上剔起着猛火。雷轰轰火烈烈，就把那些妖精怪物雷打得个魂飞魄散，火烧得个心寒胆裂。须臾之间，就象似个热汤浇雪一般，并不见些形影儿。真人逐进到房中，只见德翁的儿媳气奄奄欲绝。真人却将王方平仙师所授的棕扇，一扇退热，二扇生凉，三扇毛骨辣然，那夫妇死中回着个生儿来了。这夫妇，虽则是死中回生，他两个病了半月有余，粥汤也不曾吃有一口，又哪里有些气力。真人遂咒着枣儿说道：“羊角羊角，鹿卢鹿卢，安轰呢呵叭缚轰。”其枣遂自袖中而来，真人乃取将出来，每人与他两枚，那夫妇食之就觉的身体康健，遂下着床来。其娃子看见自己

的父母，遂呱声而哭。真人乃解开怀中，抱出这个娃子，付还于他。其人问道：“先生，我的小孩缘何在你怀中？”真人道：“我昨日在西浦经过，见一老者死在路上，这娃子站在那老者尸傍啼啼哭哭。是我把那老者葬埋，因抱着这个娃子，访问他的亲属。适才遇着杨丰吉老丈，说道死的是你令尊，这娃子是你今郎，又说道你夫妇病重，却是我驱灭精邪，救活病症，今送着令郎还你们哩。”只见那夫妇闻得此言，放声大哭。其夫哭道：“我父不得其死矣。”其妻亦哭道：“险些儿断送我的娇儿。”夫妇乃双双伏地拜谢真人，说道：“吾父蒙埋葬之恩，吾儿蒙救护之德，吾夫妇蒙活命之惠，粉骨碎身无以为报。”真人见这个夫妇双双拜倒，乃连忙扶起着其夫，又叫那丈夫以手带起他的妻子，且说道：“我出家人，济民利物是我的本等，怎的言谢？但你令尊死，我只是草草的埋葬。你还要办着衣衾棺木葬过才是。”真人吩咐已罢，遂辞别而去。其夫妇送出大门，不胜怏怏。

符使看见真人恁般所为，乃叹曰：“萨君德行，古人鲜二，今世少双，神仙岂少得他的。”此时，王恶亦心服道：“此一节，却也是场最难的事。”既而，符使与王恶道：“吾与尔跟随萨君刚刚的一十二年，萨君无一毫可訾，诚真人也，不久必入仙阶。你可投他收录，为他部下一将，却不是好？”王恶道：“谨如教命。”符使道：“吾将回见城隍爷爷，今与汝别矣。”遂相辞而去。此且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人一日至龙兴江，时暮秋天气，正是被水净而寒潭清的时节。真人见秋水澄湛，乃临流而羨，因吟诗一首云：

野水连天秋一色，西风不动碧波平。泓泓不许微尘汨，湛湛由来彻底清。万顷冷涵罗黛绿，一川寒漾鸭头青。人心若是无渣滓，自信胸中玉鉴明。

真人咏此诗句此，正是因水见心，因心见道。忽见水中有一神影，其神面方方的，头戴黄巾，身披金甲，左手拽袖，右手执鞭，现于真人之前。真人问道：“尔何神也？”其神答道：“吾乃湘阴广福庙之神，姓王名恶。当日索祭童男童女，被真人焚吾庙宇。今相随一十二年，暗中伺察，只候真人有过则报复前仇。今真人功行圆满，当录仙枢，愿乞为部下一将。”真人道：“汝乃凶恶之神，苟若坐吾法中，汝率意妄行，必损吾法，吾决不收尔。尔去，尔去。”其神道：“某今悔过前非，改邪归正，真人若不收录，所谓‘君子有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’者安在？”真人道：“汝既这等说，能始终一节么？”王恶乃发下咒誓，说道：“我今日改邪归正，若不终始一心，轰雷乱劈，永劫堕于阴山之狱。”真人道：“既如此，可改尔名，易‘恶’字为‘善’字，自今以后只呼‘王善’。王善乃拜首而谢。真人道：“我今欲游酆都，济拔些幽魂游魄，尔能相从吾否？”王善道：“既蒙真人收录，半步不敢相离。真人若去酆

都，小神亦愿与俱往。”真人道：“既如此，可随我同行。”但不知真人此到酆都如何，下面分解。

第十一回 萨真人往酆都国真人遍游地府中

却说酆都国乃是个鬼国，在地之尽处。萨真人是个生人，如何去得？盖缘他遇了葛仙翁仙师，每日咒枣而食，既辟了其谷，身体轻便，履高山如平地，浮深水如陆路，故此去得酆都。真人要去酆都作甚？他原先未学道时，为猾吏而陷死人命，做庸医而谋杀人命，未曾救度，心歉歉不安，故此要往酆都国里救度那一干死人。真人既去到那个所在，只见阴风飒飒，黑雾漫漫。见一个小城廓内有一青脸鬼使喝道：“甚么生人敢进此关？”真人道：“这叫甚关？”鬼使道：“不会起眼看看？”真人抬头一看，上写着“鬼门关”三个大字。真人道：“我云游道人，要往酆都国一游，鬼使可放我过去？”鬼使道：“你既是云游道人，我不接过关钱罢。可过去，可过去。”真人遂进了鬼门关。鬼使却见了王善形容古怪，手执钢鞭，乃问道：“此何神道？不要来混扰我冥司。”真人道：“此吾部下一将。”鬼使道：“这不要夹带奸细。”真人道：“不敢。”于是鬼使亦放王善过去。真人既过了鬼门关，行不数里，见一座楼台呵：

巍峨高耸通云汉，槛设一横白玉段。兽鼎香云袭御衣，绛纱灯火明宫扇。左边猛烈摆牛头，右畔峥嵘骡马面。接亡送鬼转金牌，引魄招魂垂素练。唤作冥司总会门，阎君住的森罗殿。

真人在外面左观右看，时十代阎君正聚于殿上议事。是哪十代阎君？秦广王、楚江王、宋帝王、伍官王、阎罗王、泰山王、平等主、都市王、卞城王、转轮王。牛头马面一见了真人，乃禀于阎君说道：“森罗殿前有一个道人左顾右盼，却又是个生人，更带着一个神道，不知是哪里来的？”秦广王道：“此必蜀西河萨真人也。”宋帝王道：“尊王何以知之？”秦广王道：“日前湖广省城隍备述此人德行，此人佩参张天师符录，奏名真人，法力高显。当初烧了广福庙，真神王善跟他一十二年，欲报前仇。见其并无过犯，因求着真人收录为将，来此者必定是他，其神道乃王善也。”遂命判官崔玉问之。崔玉一见真人，乃相与稽了一个首，遂问道：“足下来此，愿通姓名。”真人道：“吾姓萨名守坚，蜀西河人也。来此欲见阎君。”崔环道：“此位神道何人？”真人道：“吾部将王善。”判官道：“既如此，少待。”遂回复阎君说道：“所来者果萨真人也。”十代阎君遂命着判官请进。真人一至殿下，十代阎君群然降阶迎接。真人与阎君相见礼毕，遂分宾主而坐。秦广王问道：“真人来此，有何见教？”真人道：“吾父吾母死在冥司，今贫道来此欲求一会。”阎罗王道：“令尊令堂生前的素行无疚，今已转轮于天堂国矣。”真人又道：“贫道五

十年前不曾修行时节，曾为医为吏，不想到为医时误投些药饵，为吏时舞弄些刀笔，曾陷了几人性命。今者特叩尊王，愿施救拔，使这干枉死之鬼不归怨贫道。”阎君道：“这一干鬼而今倒不知转轮出世也未？真人可自枉死城访之。”真人道：“烦命一使引导何如？”秦广王道：“吾今令判官同行。”于是真人辞别了阎君，下了森罗宝殿。此且不在话下。

却说崔玉判官引真人地府游玩，王善相随。只见左壁厢有一座高台，约有二十余丈高，左右两条路，右边的是上路，左边的是下路。台下有无数的人，上的上，下的下。上去的有些忧心悄悄，下来的着实两泪汪汪。真人问于判官说道：“崔先生，那是甚么台？”判官道：“真人有所不知，大凡人死时，头一日在当坊土地庙里类齐，第二日解到东岳庙里，见了天齐仁圣大帝，挂了号，第三日才到这酆都国里。到了这里，他心还不死。阎君有个号令，允许他上这高台望着家乡，各人哭一场，才死心塌地。因此这个台叫作‘望乡台’。”右壁厢也有一座高台，约有二十余丈，却只是左边一路，台上并没有人行。真人问道：“那台是个甚么台？”判官道：“为人在世，只有善恶两途。为善的见了阎君之后，着赏善司备办彩旗鼓乐送上天堂，却从这个台上去。以此这个台叫做上天台。”真人道：“怎么只一条路？”判官道：“可上而不可下，故只一条路。”真人道：“怎的人走的稀少？”判官道：“为人在世能有几个上天的？”走了一会，只望左右两座高山，一边山上烟飞火爆，一边山上刀枪森森。真人问道：“那两座山叫做甚么山？”判官道：“烟飞火爆的叫做‘火焰山’，刀枪森森的叫做‘刀枪山’。那火焰山有一个说法：为人在世，冷肠冷肚，冷语冰人的，这一等人见了阎君之后，发到这个火焰山来，烧得筋酥骨碎，拨尽寒炉一夜灰。那刀枪山也有个说法：为人在世，两面三刀、暗箭伤人、暗刀杀人及口蜜腹剑的，这一等人见了阎君之后，发到这个刀枪山上，乱刀乱枪砍砍，砍做一团肉泥。”正是：生前任你唆唇舌，死后难逃剑下灾。再走一会，只见前面一条血水河横撇而过。有一座金桥、一座银桥、一座独木桥，那独木桥下，有人跌在水里，许多毒虫咬害。真人道：“此叫做甚么河？甚么桥？”判官道：“此叫做奈河桥。世上有一等圣人、一等贤人，死了时节，阎君着令幢幡宝盖接引他在金桥上行过。有一等忠臣孝子、义夫节妇及光明正大之士，亦有幢幡宝盖接引他在银桥上行过。若为人在世，败坏人伦，背逆天理，心术奸险，则从独木桥经过，跌在血水河里，就有那金龙、银蝎、铜蛇、铁鳝都来咬害于他。真人方才看见淹着的，就是这一等歹人。”真人道：“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”再走一会，走到一条孤埂上，四望寂然，阴风刮面，冷雨淋淋，凄惶人也。真人问道：“崔先生，此埂叫甚么名字？”判官道：“这叫做‘凄惶埂’。凡在阴司之间，走过这条埂上，两泪

双垂倍惨切，伤心一片倍凄惶，故此叫做‘凄惶埂’。那埂约有三五里之长，埂上的人，来的也有，去的也有。只见一群三五个人，东歪西倒，一个口里说着“三枚”，一个口里道着“两谎”。真人道：“这一干是甚么人？”判官道：“都是些酒鬼。”又一群三五个人，衣衫褴褛，脸黄口黄，一个个攢着两个大拳头。真人道：“这一干是甚么人？”判官道：“都是些穷鬼。”又一群五七个，眉不竖，眼不开，头往东，脚往西，手向前，身子又退后，死不死，活不活的。真人道：“这一干是甚么人？”判官道：“都是些瘟鬼。”又一群七八九个人，仰睡于地，手又撑，脚又蹬，眼又翻，口又干。真人道：“这一干是甚么人？”判官道：“这都是些挣命鬼。”又一群十一二个人，一个个有帽儿没有网儿，有衫儿没有裙儿，有鞋儿没袜儿，有上稍来没下稍，一个手里一根拐棒，一个手里一个椰瓢。真人道：“这一干是甚么人？”判官道：“都是些讨饭鬼。”又一群六七个人，肩上扛着一根屋梁，一个手里提着一条绵索。真人道：“这一干都是些甚么人？”判官道：“都是些吊死鬼。”又有一群十四五个人，内中有一等拿着黄边钱儿，照着地上只是一洒，有一等拿着个钱左看右看，收着又看，看着又收，闹闹吵吵的。真人道：“这一干是甚么人？”判官道：“洒着钱的是个舍财鬼儿，那看着钱的是个吝财鬼儿。”凄惶埂上果然是长，走的鬼多，样数又多。真人见一样问一样，判官问一样答一样，不觉的走过了这条埂。但不知此去是甚么所在，且听下面分解。

第十二回 阴司立赏善行台真人游赏善分司

却说真人走过了凄惶埂，起头一看，只见一个总门，门楼上匾着“赏善行台”四个大字。那赏善行台，琼楼玉殿，碧瓦参差。左右两阶列着八所宫殿，每所宫殿门首都是朱牌金字。第一所朱牌上写着“笃孝之府”四个大字。判官领真人走将进去，彩幢绛节，仙乐铿锵，瑞气缤纷，异香馥郁，说甚么神仙洞府也。判官同真人到府堂之上请出几位来相见，出来的都是通天冠、云锦衣、珍珠履，见礼毕，分宾主坐下，叙话献茶。判官道：“此一位萨先生，系阳世人，奏名真人，因遨游地府，今日特来相访。”那几位道：“有劳光降了。”判官道：“萨先生可认得这几位老爷么？”真人道：“在下不曾相识。”判官道：“列位都是些笃孝君子。这位姓孟，尊讳宗。母疾，冬月思竹笋煮羹，因抱竹而哭，笋遂生，后朝廷旌奖为光禄大夫。这一位姓姜，尊讳诗。事母至孝，母爱饮江水、嗜鱼脍，舍傍忽有涌泉，味如江水，每日跃出双鲤，取以供母，后朝廷旌奖为中书丞。又这一位姓黄，尊讳香，年九岁，夏则扇枕，冬则温衾，后朝廷旌奖为御史大夫。其余列位，大率都是孝子，都在这个笃孝之府。”真人喏喏连声，乃问道：“列位既都是孝子，怎么不轮回出世？”判官道：“这些赏善行台里面的人，都得天地之正气，无了无休。每遇明君治世

，则生为王侯将相，流芳百世。不遇明君治世，则安享阴司，默受天福。”真人道：“孝子这等尊哩。”遂拜辞而去。

至第二所宫殿，朱牌上写着“悌悌之府”。崔判官领着真人进去，依前的仪从，依前的仙乐，依前的天花，见几位依前的通天冠、云锦衣、珍珠履。判官同真人见礼毕。判官道：“这几位真人可相认么？”真人道：“其实眼小失认。”判官道：“列位都是善事兄长的君子，略说几位你听。这一位姓姜，尊讳袞。令弟尊讳季江，适野遇盗，兄弟争死，贼释之而去。尝为大被共寝。这一位姓庾，尊讳袞。家大疫，长兄病亡，次兄复危殆，家人皆出避于外，袞独看其兄，不去。后，次兄病疫，公亦无恙。父老咸曰：‘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’这一位姓田，尊讳真。这一位是他令次弟，尊诗广。这一位是他令幼弟，尊讳庆。其家人议分其财，庭前有紫荆树，欲砍而分为三树。一夕，忽枯死。他贤昆仲即抱树而哭，说道：‘草木无情，尚不欲分拆，况人乎？’贤昆仲遂不复分拆，紫荆复茂。其余列位，大率都是尽悌道的。”真人诺诺而退。

遂进到第三所宫殿，朱碑上写着“忠节之府”四个大字。崔判官同真人进到里面，依前的仪从，有几位乃是通天冠、云锦衣、珍珠履，与崔判官一同见礼。判官道：“这几位都是为国忘家，忠臣烈士，真人可相识么？”真人道：“贫道略识得几位。那二位，可是周汉亚夫老爷与马伏波老爷么？”判官道：“是。”真人又道：“那二位，可是唐张睢阳老爷与颜平原老爷么？”判官道：“是。”判官随问及真人怎的独知此四位，真人道：“贫道在阳世，云游到几处功臣祠，塑有神像。内中有几位相似着四位老爷一般。”判官道：“其余列位都是些忠义之士，皆在这个忠节之府。”真人道：“原来这几位老爷还在阴司安享哩。‘雪霜万里孤臣老，光岳千年正气完’。诚然，诚然。”遂相辞而退。

及至第四所宫殿，朱牌上写着“信实之府”四个大字。崔判官同着真人走将进去，依前的仪从，看见几位老爷依前的冠服，见礼毕。判官道：“这列位都是以实为实，守信的君子，真人可相识么？”真人道：“实不相识。”判官道：“我略说几位你听。这一位姓朱，尊讳晖，全朋友之信，周朋友妻子之急，官至尚书左仆射。这一位姓范，尊字巨卿，千里之远不爽鸡黍之约。这一位姓邓，尊讳叔通，聘夏氏女为婚，女以疾哑。或劝其更择婚，公谓：“业已聘矣，弃之如信何？”竟不更娶。其余列位，都是言而有信、笃实的君子，都在这个信实之府。”真人既辞而去。

又到第五所宫殿，朱牌上写着“谨礼之府”四个大字。崔判官同着真人走将进去，依前的仪从，看见几位老爷依前的冠服，见礼毕。判官道：“这几位

老爷，真人可相识么？”真人道：“不曾相识。”判官道：“这都是谦卑逊顺守礼的君子。我略说几位你听。这一位鲁恭士，尊讳池。行年七十不敢越恭，尝说：‘君子好恭以成其名，小人学恭以除其刑。’鲁君岁赐钱万贯。这一位姓王，尊讳震，年六十四而终，阎君喜其谦厚有德，增寿一纪，寿至七十六。这一位姓狄，尊讳青尘，客酗酒大骂，至取杯掷其面，公唯唯谢罪，执礼愈恭，官至枢密使。其余列位都是恭而有礼的，都在这个谨礼之府。”真人道：“‘谦受益，满招损’，宜乎。这几位在阴司安享哩。”

及至第六所宫殿，朱牌上写着“尚义之府。”依前仪从，看见几位老爷依前的冠服，见礼毕。判官道：“这几位，真人可相认否？”真人道：“失认。”判官道：“这都是义重如山的君子。我略说几位。这一位姓吴，尊讳达之。嫂死卖身营葬，弟夫妇自鬻于人，卖田十亩赎之归。齐高帝闻其仗义，赐田二百亩。这一位姓张，尊讳公艺。尝写着百个忍字，九世同居。这一位江州陈义门，亦九世同居的。家的百犬，同牢而食。一犬不至，百犬不食。南唐立为义门。其余列位皆是重义的君子，都在这个仗义之府。”真人道：“‘世间尽是贪心者，尚义疏财有几人’。这几位老爷该住在这仗义之府。”

第七所宫殿，朱牌上写着“清廉之府”四个大字。崔判官同着真人进去，依前的仪从，看见几位老爷依前的冠服，见礼毕。判官道：“这几位老爷，真人可认得么？”真人道：“不敢欺说，今番略认得几位。”判官道：“真人认得那几位？”真人道：“那一位李学士，尊讳本。持身清白，奉使突厥，归，卒于途，止羸被而已。有诗云：‘覆身惟有黔娄被，垂囊应无陆贾金。’那一位孙副使老爷，尊讳恒。平生不事产业，案头惟有警编一帙。卒之日，无一钱尺帛遗子孙。又那一位是赵轨老爷，为齐州别驾，入朝，父老送之曰：‘公清如水，请前一杯水奉钱’。我认这几位老爷可真么？”判官道：“是。但那一位是前汉杨震老爷，为涿郡太守，暮夜辞金的。那一位是后汉刘宠老爷，为会稽太守，召还止受一钱的。那一位是晋邓脩老爷，为吴邵太守，惟饮吴江水的。真人还认不全哩。”真人道：“此前朝人物，贫道实未曾相认。”判官道：“再到第八所宫殿去看一看。”

只见朱牌上写着“纯耻之府”四个大字。真人随判官进去，依前的仪从，见几位老爷依前的冠服，见礼毕。判官道：“这几位老爷，真人可相识么？”真人道：“此也略认得一两位。那一位是吴伯成老爷，为御史鞠狱，有德及于人，其人谢以黄金一錠，吴老爷说道：‘快拿去，不要羞了我眼睛’。又一位是王枢密老爷，尊讳朴。尝持节按行风俗，有郡官赠以金，王爷道：‘汝爱我耶，还是羞我耶？’坚执不受。”真人认了这两位，遂问于崔判官：“先生，贫道认这两位老爷，可真么？”判官道：“真。但前面的那一位是管学士

，耻华服之污体，终身布衣；左边那一位是奉观察，耻车徒之污足，徒步而行；右边那一位是范枢密，耻华堂之污，居革门桑户。真人还未识哩。”真人道：“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。此皆汉唐人物，贫道实未识得。”遂相辞而去。

判官道：“走尽了这些仙府，我与真人还到‘罚恶行台’去瞧一瞧来。”真人道：“罚恶行台还是怎么样儿？”判官道：“也是八个分司，按不孝、不悌、不忠、不信、无礼、无义、无廉、无耻，都是一等恶人，都在那里受着禁持。”真人道：“既是恶人，不要去看他罢，自古道：‘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’瞧他做甚么？”判官道：“我和你转到地狱门前去瞧一瞧，何如？”真人道：“地狱有几重？”判官道：“分数十八重，总数只是九重。”毕竟真人看地狱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萨真人游遍地狱关真君引回真人

却说崔判官引着真人至于阴山地狱，王善后随。及至阴山，此处另是一般光景。日光惨淡，冷风飏飏。周围都是铁壁铜城，前面一所门。门都是生铁汁灌着的，门上一面黑扁，扁上写着“普掠之门”四个大白字。判官走到门上，叫一声“开门”。话犹未了，两边走出两个小鬼来，都是牛头夜叉，形容古怪，口里喝声道：“突突。”开了门，打一惊，说道：“今日造化，只撞着这个做道人的鬼，哪里有许多钱与我。”夜叉道：“那个道人还不打紧，只这个方面大鬼更比我狠些。”判官喝道：“胡说！他是个生人，那位神道是他部将。今到地府，阎君着令我引他游耍，哪个敢讲甚么话。”夜叉闻得此言，哪个还敢做声哩。判官同真人走进来，就是第一重地狱，门上匾额写着“风雷之狱”四个大字。真人走近小门去一看，见里面立着一根铜柱，把个有罪汉子捆在铜柱上，外面架起一道大铜环，围着铜柱环上却是短小的尖刀。小鬼在铜环上打一鞭，风就呼呼的应声而响，风响得大，环转得快。环原是挨着人身上转的，环上安得有刀，环在转，刀在刺，转得快，刺得狠。一会儿，环底头一声雷响，把个汉子打成齑粉！打死之后，小鬼却又到环上打一鞭，这一鞭是个退法鞭，响了一声，雷收风静。地上慢慢的一阵漩涡风，左旋右旋，把那些残骸剩骨又聚作一个原身，依旧一个汉子。真人问道：“崔先生，这雷是甚么雷？这风是甚么风？”判官叫：“雷叫黑天雷，风叫冤业风。”真人道：“这都是甚么人？”判官道：“都是阳世上十恶不赦的，要过此风雷之狱。”

既而到第二重地狱，门上匾额写着“金刚之狱”四个大字。真人又走进小门里去看一看。只见地上一扇粗石磨盘，约有八尺方圆，四面八方。八方上坐着八个大鬼，一个鬼双手拿着一把铁锤，四面又站着四个大鬼。那四个鬼每人抓将一个汉子过来，一脚一踢，踢到磨盘之上，那八个鬼齐齐拿着八锤，把个汉子打得稀烂，做个柿饼模样儿。踢了一个，又打一个，打了一个，又踢一个

。打到临了之时，一个小鬼说道：“只是做饼倒好了，他还要放转来磨难一磨难。”那四个大鬼，一个拿一个饼，放在烟头上烧了几烧。原来还是原来，依旧又是个汉子。真人看见，心腿都寒，说道：“崔先生，里面那个门，好怕人也。”判官道：“岂不闻‘人心似铁非为铁，官法如炉去是炉。’”

既而又到三重地狱，门上匾额写着“火车之狱”四个大字。真人又走进小门去看。只见一轮车装着几个汉子，小鬼们哨着一声，那轮车飞涌而去。小鬼们呼一口气，那车下的火喷将出来。车走得快，火烧得大，一会儿，把个汉子烧得焦焦的，就是一块火炭。却又取将过来，洒上几点凉水，原来还是原来，依旧是个汉子。真人道：“那一轮车好狠火也，怎的烧了的人又会还原转来？”判官道：“此冤业相缠百千万劫。”

到四重地狱，扁上写着“溟泠之狱”四个大字。真人又去瞧一瞧，只见小门里一口清水圆池，一班小鬼站在两边喝声道：“哇。”一手一个汉子丢在圆池之中，就是一个大鲇鱼张一个阔口，一口吞将下去。又是一个小鬼喝声道：“哇。”又是一手一个汉子丢下去，又是一个鲇鱼吞将下去。丢十个才满一回。一回之后，满地都是些鲇鱼游游荡荡，如醉饱之状。上面小鬼却又喝声道：“哇，还我原人来。”一声喝不至紧，就不见了这些鲇鱼。另是一班金丝鲤鱼，一个鱼衔着一个人，照池上一贯，依旧又是那些汉子，遍身水浸得冷飕飕的。真人道：“那池中鱼可是教熟的？”判官道：“非是。鱼因吞饵皆忘死，造恶之人总是愚。”

既而，又到第五重地狱，匾上写着“油龙之狱。”真人近前去瞧一瞧，只见小门里面列着几个将军，柱头上倒挂着一条龙，柱底下都绑着是有罪的汉子，汉子身上赤条条的，没有寸纱。小鬼们把柱头上一敲，龙口里就溜出滚油，直照着汉子头上泻来。皮是绽的，肉是酥的，那些汉子只剩得一把光骨头。到了光骨头时节，小鬼们把骨头浇一瓢冷水，原来还是个汉子。真人道：“好狠的油龙狱也。”判官道：“从来作恶天昭报，事到头来不自由。”

又到第六重地狱，匾额中写道：“蚕盆之狱”四个大字。真人仍到小门外去看一看，只见门里是一个深土坑，土坑里面都是些毒蛇、恶蝎、黑蚕等虫。小鬼们抓那有罪的汉子照坑里一贯，那些蛇虫“嗡”一声响，群聚而来，食肉的食肉，串皮的串皮，吸血的吸血，了无人形。小鬼又抓过一个汉子，又是一贯，又是各样的毒物串皮、食肉。抓过许多，贯着许多，直到末后之时，又是一个小鬼喝声道：“上来。”手里拿着一管小笛儿吹上一声，果真的又是那些汉子走将上来，只是皮开肉绽，体无完肤，哪个不叫疼哩？真人道：“坑里怎的有这些恶物？”判官道：“天地生成的一般。”真人道：“好磨折人也。”判官道：“说得这个话，‘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撞着冤家不奈何。’”

第七重地狱，匾额上写着“杵臼之狱”四个大字。真人又走近前去，也看一看。只见小门里面，当堂安上一个大杵臼，约有一丈之宽，四围站着四个小鬼，一个手里拿着一个大杵，把个有罪汉子丢在臼里面。只听得一齐杵响，须臾之间，捣成一块蒜泥的样子，就捏成一个大团儿放在返魂架上。连捣数个，连做数个大团，俱放在返魂架上。到了末后之时，架子一声响，原来还是原来，照旧是个汉子，只是皮不是皮，肉不是肉，却又好惨哩。

第八重地狱，扁额上写着“刀锯之狱”四个大字。真人走近前去瞧一瞧儿，只见小门儿里面，两片木板夹着一个有罪的人，或是男子汉，或是女人家。却有一班小鬼，两个拽着一张锯，从头上锯到脚跟下止，皮开肉破。也有锯作两半的，也有锯作三架的，也有锯作四络的。锯到末后之时，又是一个小鬼做好做歹，一个个的拿起来用扫帚在浑身上扫一扫。一个还是一个，男子还是男子，妇女还是妇女。真人道：“好修，好惨，且转去罢。”判官道：“还有一狱，不如看完去罢。”

于是，又到第九重地狱，扁额上写着“镬汤之狱”四个大字。真人走近前去，也看一看瞧一瞧，只见小门内安着一口老大的铜锅，烧起赫赫的猛火，一班小鬼拿着个有罪之人，将刀左边割一块肉丢在锅里一煎，右边割一块肉丢在锅里一熬，割得个皮见肉、肉见筋、筋见骨，却熬熬煎煎，熬的一锅油。又将其人的骨头并心肝五脏丢在锅中，煮成一锅的羹。又有几个小鬼将铁瓢打上羹来，用水一碗，依然又是个汉子。真人看见此时，胆战心寒，崔判官只得引他出来。

又到那枉死城中一看。判官前走，真人后行，王善亦跟随同去。行不半里，却早到了枉死城中，只见二三个怨鬼扯住真人，说道：“萨守坚，你当初舞弄刀笔陷死我们，我们也有盼着你的日子。”言未毕，又有三四个枉死之鬼嘎嘎的走来，说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萨守坚来了。”那些鬼就成群结党打着真人，被崔判官连忙喝住：“我在此，不得无礼。”王善亦举鞭大喝道：“谁敢打我真人。”众鬼才不敢动手。时有枉死的主者年可八九十岁，闻得门外闹闹吵吵，走将出来，喝道：“你们众鬼不得争竞。”那些鬼说道：“主者有所不知，这个人是在蜀中西河人，与我等同乡。当初做吏舞弄刀笔，教唆词讼，把我等陷死。我今日见他，恨他不是君子。”又有一干鬼道：“此人后又行医，胡医乱医，把我等下药误死。我今日见他，无毒不是丈夫。”主者忙问道：“此人姓甚名谁？”众鬼道：“此人姓萨名守坚。”那主者即忙低头下拜，两泪长流，说道：“此是我恩人。”真人竟不知其故。主者道：“卑老乃郑德翁，曾死于西浦，荷蒙埋殡之恩，小孙子又蒙救护，孩儿媳妇又蒙生全，不期今日得见。”众鬼见主者恁般拜跪，皆骇然，但曰：“我等今日做不得这个人情，只要

他还我命来。”真人道：“我今日来此，皆是为枉死尔辈，特来求见阎君，寻取尔等超度。幸喜崔判官在此可证。”判官道：“我手中一管笔，生死由我，我今注尔转生罢。”众鬼道：“判官老爷虽肯注我等托生，其余各皂隶鬼卒要许多钱用人情，兼抄使老爷肯白白做人情哩。”主者道：“既如此，我日前家中做功德超荐于我，蒙阎君擢我为枉死城主者，我今有钱数签，你众鬼抬两签去分罢。我以此略略报谢真人。”真人道：“既无钱，我情愿还怨鬼之命，决不敢受此厚赐。”判官道：“此也无妨，你回阳世将此钱寄还主者就是。”真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今只是见借一般，此还通得。”主者乃叫着那些枉死之鬼去抬着两签黄钱。那些鬼须臾抬来，真人又再三恳求崔判官好好的注这些人出世，此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有一干童男童女之鬼，约有五六十个，望见王善就走将过来，大家说道：“此乃广福王，当年要我祭祀，坑我点点儿年纪早死，今日休放了他。”乃一齐扯着，打的打，骂的骂，要他偿命。此时，判官解劝，主者也解劝，真人也再三解劝，说道：“小男女，不要扯。此位乃判官老爷，我叫他好好注你们出世。”小娃子没正敬的，那里解劝得。扯的扯，拖的拖，拽的拽，只是要同他去见阎君。判官与德翁主者竟不知甚缘故。真人道：“此人姓王名善，当初为广福庙之神，年年要童男童女祭祀。是贫道灭了他的祭，毁了他的庙。他如今改行自新，跟随贫道。今日撞此冤家。此正是‘冤有头，债有主。’怎生是好？”判官道：“既如此，王神道也是一场大冤业，那些童男童女扯他去见阎君，尽有好多不方便处。”真人无奈，只得拜辞了德翁主者，去跟着王善到阎君处讨个方便。

岂知天下事有个凑巧的，去到半途，只见一位天神下来，那天神呵：

直耸耸两道卧蚕眉，雄纠到一丈虎躯腰。奔腾腾赤兔胭脂马，光闪闪青龙偃月刀。温润润系的碧玉带，鲜艳艳穿着绛红袍。

真人一看，乃是关真君。关真君怎的在酆都？只因当初与张道陵天师相挺，天师做了一角公文，叫真君解到酆都，实欲把关真君永堕酆都。途遇着普庵祖师，将公文拆开一看，原来是关云长自己解自己。普庵祖师乃替他改着“永镇酆都”，故此关真君在酆都之国镇守。真君见了萨真人就下马施礼。那些小娃子果是没正敬，一见关爷，大家就放了王善来看看关爷，又去看看那赤兔胭脂马。判官道：“真人，莫若相托关将军领你出此幽冥阎地府，同王善离了此处，免得小男女缠帐。”关将军乃点了一点头儿，也不跨马，只步行向前。真人遂别了判官，同王善跟着关将军出去，行了数步，真人乃回顾判官，说道：“崔先生，你为我多多拜上阎君，更为我超生这些小男女。”判官亦道：“不及远送了。”那童男女转头一看，走了王善，急欲追之，追之不上，便

三三两两哭将起来。判官道：“小男女，不要啼哭。我带你到转轮王处去托生便了。”于是，那些童男童女跟着判官而去。关真君亦引着真人、王善从阴山径路而行，只见有万千怨鬼皆说道：“真人，真人，你既在幽府走了一遭，回到阳世可修个大大的斋供普度我等幽魂。”真人应诺而去。行不数里，转过阴山。此处阴风飒飒，黑洞洞的，关将军用刀头豪光照开冥路而行，再行数里，豁然开朗，关将军谓真人曰：“此阴阳界上矣，某不及远送。”遂分别而去。

真人乃同着王善回转阳世而来。于是，迳归西河做一个拔冥济苦道场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真人建西河大供虚靖保真人上升

却说萨真人回至西河，其田园尚在，屋宇尚存。真人乃写了文契卖于人，所卖得的价钱遂做一个十日十夜大供，请着黄冠羽士烧了许多的清净香、自然香、无为香，设了许多的法喜食、甘露食、人天食，念了许多的《度人经》、《消灾经》、《救苦经》，拜了许多的慈悲忏、幽冥忏、拔亡忏。竖起一根旗幡，召着地府一切孤魂等。众男魂聚作一团，女魂聚作一团，老魂聚作一团，少魂聚作一团，疯瘫跛之魂聚作一团，每日三餐施食，好不齐整哩！但这样大斋感动了天上玉帝，玉帝恐有甚么狂精、猛怪、大妖、小魔阻挠道场，却令马灵官下界监着斋坛。每当施食之际，马灵官见有妖精魔怪纷纷乱抢，遂用三昧火烧去，把那所施的斋食烧得焦枯，连幽魂皆不得食。忽南海之中有一女菩萨知道。这女菩萨呵：

面如满月，貌似梨花。两鬓上珠翠不事，满胸前璎珞交珈。红孩儿浑身火焰，龙女子髻挽双丫。竹篮中一尾金鲤，净瓶内两朵莲花。紫竹林遥瞻水月，普陀岩深处为家。

这女菩萨乃是救苦救难观世音也。他在南海普陀岩，慧眼一看，只见萨真人设这样大供，诸鬼魂皆不得食，却是枉然。一念慈悲，计上心来，遂驾着一朵祥云，迳到西河，变成一个鬼王，三头六臂，青脸獠牙，混在斋坛中抢食。马灵官看见，放出三昧真火望鬼魂中一烧。好一个鬼王！用甘露水一洒，火乃灭绝。真个是：“万真环拱内，百亿瑞光中。”众鬼魂才得饱餐清净供，寒林无怨苦。你看，观世音此一念善哉，善哉！萨真人十日十夜斋供完成，却又化了许多的冥钱周济诸鬼。再化了两签冥钱，一角公文，直差符使迳送至枉死城中，交还郑德翁主者。功德圆满，众鬼魂乃欢天喜地而散。观世音亦现出本来面目驾一朵祥云回南海而去，忽半空中遇着张虚靖、王方平、葛仙翁三位仙人。女菩萨却接住云头，与他稽了一首。张虚靖天师并葛、王二仙亦按住云头，遂问道：“大士从何方寻声，何处救苦而来？”观音道：“西河萨守坚建度

亡大供，我从那里施甘露水来。”虚靖道：“善哉，善哉。”既而问道：“萨守坚而今功行圆成否？”观音道：“此人修行数十年，阳间救济生者，幽冥超度鬼魂，功德无量。君等当奉闻玉帝，升入仙班，使名书‘上清’可也。”三神仙道：“吾三人适从蓬莱山而回，正有此意，明日欲奏于玉帝，保举此人。”观音道：“闻君等当初已传其法，今复保举，此成始成终之美也。”遂相别而去。此且不题。

却说张虚靖、王方平、葛仙翁同到三天门外，时玉帝正当御殿。只见红云缭绕，瑞气氤氲，左列着日宫太阳帝君，右列着月府太阴皇后；左列着三官大帝，右列着四圣真君；左列着二十八位周天星宰，右列着三百六十感应天尊。张虚靖乃同了王葛二仙俯伏通明殿下，奏道：“蜀中西河县有一法流姓萨名守坚，修行数十余年，佩参符录，奏名真人。阳间救济群生，阴府超度众鬼，功行完满，当入仙班。伏望陛下降以一纸丹书擢居九天仙职，臣等无任激切屏营之至。”玉帝见奏，天颜大喜道：“萨守坚修行功满，合入仙班，即差绯衣使者驾赤虬持玉节取升天曹，授以仙职。”张、王、葛三仙谢恩毕，遂退出三天门外，送取绯衣使者下降天庭。此又不在话下。

却说萨真人自西河设供以毕，只在永泰寺居住，安以丹炉，烧炼“大还之丹”。以朱砂为父，水银为母，黑铅为子，用文武之火，收日月之精，七还九返，炼成了金丹。将欲出外云游，忽王善现形告曰：“天诏将临，召真人归领天枢，真人不必远去。”言未毕，只见碧天之上，彩云微茫，半空中异香飘下，百里之外俱香。仙乐一部，嘹嘹亮亮。少顷见绯衣使者驾有赤虬，持有玉节，迳到永泰寺中，出天书一纸，付与真人，说道：“真人修行功满，张虚靖天师、葛仙翁、王方平三仙长保奏真人归领天枢。天上极乐不苦也，真人可疾速而往。”须臾之间，真人气绝而死，遂与王善跟着绯衣使者迳上天宫而去。及到三天门外，张、王、葛三师已从彼处等候。真人一见喜不自胜，即稽首称谢，说道：“弟子萨守坚，昔蒙传法之教，今蒙保荐之恩，天恩难报也！”三师说道：“汝传吾法，汝演吾教，今不负吾所望，可喜，可喜！”言毕，王善复来稽首，天师问道：“此何人耶？”真人道：“此乃湘阴庙神王善，随弟子收录为将的。”张应靖即同王、葛二仙又领着真人同至通明殿下，朝见玉帝。张虚靖复启奏：“臣张虚靖同仙僚王方平、葛仙翁，并绯衣使者领着西河萨守坚跪伏天樞，乞降玉旨，命授萨守坚何职？”玉帝道：“萨守坚功行圆，今又奏名真人，合领天枢之职，掌天曹文簿，出人联前。”萨真人谢恩讫，遂奏道：“臣守坚曾收有湘阴庙广福神王善部下为将，现在三天门外听候玉旨，今受何职？愿赐敕令。”玉帝见奏，宣道：“萨守坚既收王善为将，合受王善以灵官之职，永凭差遣。”萨真人又谢恩讫。于是张天师与王、葛二仙僚同真人下

了通明宝殿，金童玉女各执幢幡宝盖，引真人入天枢之宫。众仙齐来贺喜。

真人彼时死在永泰寺中，寺僧具棺葬之。后尸亦不复见矣。始知真人尸解而去。予嘉其事，故为之作《咒枣记》云。